

左傳直解

相莊閔
公公公
元元元
年年年

仁德
2207
2



信 12
2207
又

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桓經七年

高立成丘魯地近

齊者故孟子以成

丘蒙為齊東野人

程頤古者昆蟲蝨

而後火由去莽賢

以逐禽獸非竭山

林而焚之也

陳宗之穀鄧去秦

山絕遠越國喻境

相繼朝桓非桓大

惡之黨而何故特

貶之

傳七年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

魯桓公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七年丙子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魯地無傳焚火田也譏盡物故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鄧書名貶也魯在泰山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之也以其僻陋小國故魯賤之夏盟向求成于鄭盟向二邑各隱十二

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既成而後背鄭

成盟音孟向音餉既而背之約背音佩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三國伐盟向討其背成王遷盟向之民

凌稚隆穀都來朝書名或以為辟陋小國故則春秋小國未易更僕數也或以遠朝于魯通之國則滕子杞侯不來朝于桓公乎

何可以不皆名趙鵬飛云二國為楚所逼失地而奔以朝禮見書朝以失國書名左氏賤之之意

桓經八年

季李家氏父名蓋天子之元子作節南山詩者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誥而可不各稱乎程頤正月既烝矣

桓經八年

季李家氏父名蓋天子之元子作節南山詩者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誥而可不各稱乎程頤正月既烝矣

桓經八年

季李家氏父名蓋天子之元子作節南山詩者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誥而可不各稱乎程頤正月既烝矣

桓經八年

季李家氏父名蓋天子之元子作節南山詩者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誥而可不各稱乎程頤正月既烝矣

于邲邲王城盟向之民不欲從鄭故○錄冬曲沃伯

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即武公小子侯哀侯子以計誘而殺之非用兵也

經八年丁丑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

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舊人也○夏五

月丁丑烝無傳大○秋伐邾無傳大○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來不稱王使王未有

成命也遂專也是故書遂始於此

傳八年○錄春滅翼曲沃武○錄隨少師有寵少師即六

年董成請追楚師伯比告楚關伯比曰言前年可矣張隨之

計可讎有釁讎者指隨而言謂少師無德而有寵此隨之釁隙可乘不可失也

而非時復烝者必不可失以前烝為不備也

此機會○錄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欲以

黃隨不會二國不會使遠章讓黃責其不楚子伐隨會沈鹿

自沈鹿霜而雪書異也軍于漢淮之間駐軍于漢水淮水李梁請下

之也○下請服于楚弗許而後戰而後交戰待楚弗許所以怒我

而怠寇也所以怒我師而怠寇志也欲使隨人怒楚

少師謂隨侯謂隨侯曰必速戰必速與不然若不將

失楚師謂今若不速戰當又如前年失楚師也隨

侯禦之隨侯從少師之望楚師遙望見李梁曰告隨

楚人上左蓋見當時楚之精兵皆君必左楚君必無

與王遇無與楚王之且攻其右且先攻右無良焉無

李笠翁季梁雖賢固不能奪少師之寵自古權臣與重臣固不能並立如

經世鈔只警有翼天去其疾七字國家不利有小人如

此豈必速祀敗績
然後為禍哉

穆文惠季梁之見
即兵法避堅攻瑕
之意

同上大凡小人在
君側皆少師之類
也能斷然以去之
是自古其疾也天

去二字可味可玩
陳與郊普考伯比
之謀既假毀師之

請而激季梁之重而
復假季梁之重而
致隨侯之懼復假

隨侯之止而增少
師之衝復假少師
之寵而沮季梁之

策道毫末之毒於
少師之心而一國

精兵必敗必先偏敗偏師衆乃攜矣楚師之衆乃有

少師曰不當王不當楚王非敵也不足以言弗從不

季梁戰于速杞速杞隨師敗績大崩曰隨侯逸師敗

逃關丹獲其戎車楚大夫關丹獲隨侯所乘之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蓋少師有寵其時以為戎車秋隨及

楚平隨及楚楚子將不許將不許闞伯比曰告楚天

去其疾矣蓋以少師為隨之疾今少隨未可克也言

國未可克乃盟而還乃許隨平與冬主命虢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號仲即虢公林父為王卿士故王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見經禮也諸侯使同

之君臣展轉薰染
自勝自負自起自
受命于魯故曰禮也

付自予自奪如輪
如機不得少息吾
不動色而徐制

其弊雖事往迹陳
書之簡牘讀者猶
不知其端倪况當

時目墜其綱絡者
乎

經世鈔隨侯先用
季梁之言少師必
妒恨至此一力與

季梁相左雖積軍
敗國不顧矣孫叔
敖能薄晉以信伍

參之言而少師必
不從季梁攻右之
策君子小人情事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楚師之衆乃有
攜貳之心矣

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

經九年戊寅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姜紀國姓季夏

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

故使其世子來朝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見經凡諸侯之女行女

謂嫁曰有行此言唯王后書蓋以下王后母儀天下為

凡諸侯之女嫁也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不

可不附巴子使韓服告于楚韓服巴請與鄧為好

請與鄧結好通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道朔

夫巴客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南鄙邑人要

其往聘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

三傳平本卷四

三

陳傅良王命諸侯不書今案王室不以立諸侯諸侯晉又不告立君史亦無由得書

傳說董墓程子謂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禮然據家氏鉉翁所引莊十八年號晉鄭使原莊公逆公則同姓諸侯為主確有可據

桓經九年蘇轍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魯為之主也

葉夢得朝天子有

懼而夜潰

鄧師大敗

背巴師而夾攻之

鄧師大敗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太子來朝

賓之以上卿

禮也

享曹太子

初獻樂

施父曰

非歎所也

曹太子其有憂

非歎所也

非歎所也

非歎所也

非歎所也

非歎所也

非歎所也

非歎所也

讓於鄧鄧人弗受非受責服罪言夏楚使鬬廉帥

師及巴師圍鄧鬬廉楚大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

救鄧鄧大夫三逐巴師不克三逐巴師不克勝鬬廉衡陳其

師於巴師之中衡橫也蓋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

以戰而北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鄧人逐之楚走

故逐背巴師而夾攻之背巴師者巴師攻鄧楚師再

鄧師大敗陷於兩師之中鄧人宵潰民逃其上曰潰

懼而夜潰附錄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荀賈

皆國各號仲八年立晉侯于冬曹太子來朝書射

姑賓之以上卿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為

禮也言合待世享曹太子魯專初獻樂初獻樂

奏而歎樂始作施父曰魯大夫曹太子其有憂

乎言曹太子其有非歎所也朝享所以觀威儀省

經十年巴卯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子

立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

遇無傳衛侯與公為會期中皆公與鄭挑丘衛地

冬十有二

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

三國之討有辭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附錄虢仲譖其大夫詹

父於王虢仲為王卿士譖其詹父有辭詹父有自直

乃拒而弗受得無重之怒哉敗師辱

沈雲將鄆人殺楚使鄆直謝罪弗違

時有故不能朝則當其國禮也子之禮

道射姑而攝朝是仇天子之禮於諸

侯也傳九年

補注先儒皆以莊十八年傳見定王

后齊姜驥例與傳違案二后皆見於

傳何苦自相違異蓋傳例乃魯史舊

法二后非魯主昏故太子削之特存

魯主昏者以見義

國固其宜也

穆文熙巴人借楚以交于鄧而鄧人并殺兩國之使於理於執無一可者宜終裁于楚欵

附見冬曹太子來朝經曰世子傳曰太子古者世與大字義通也

按周禮注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以王師伐虢

王右魯父故以師助魯父伐虢

夏虢公出奔虞虢公被伐而出

錄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三年芮伯奔魏芮人更立君秦以四年為

有美 虞公求旃

公爵周太王之弟

封之 弗獻

既而悔之 獻玉曰周諺有之

有曰 匹夫無罪

匹夫單獨 懷璧其罪

人利其璧 以害其身

此 吾焉用此 吾安用此

其所以為罪 璧美玉也

其以 行商曰商坐肆曰賈

賈害也

言賈害蓋謂懷玉坐而待禍害之至如賈之

乃獻之

乃以美玉 又求其寶劍

叔曰 是無厭也

是虞公無厭足之心也 厭平聲 無厭 此言

將及我

將殺我而 遂伐虞公

遂以兵 故

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 冬齊衛鄭來戰于

初北戎病齊 諸侯

我有辭也

彼曲我直 初北戎病齊

齊人饋 諸侯

救之

齊鄭公子忽有功焉

齊人饋 諸侯

使魯次之

使魯為 魯以周班後鄭

周以 齊人

鄭人怒

鄭人恃其 請師於齊

鄭請師 齊人

以衛師助之

釋衛所 故不稱侵伐

戰為文明 魯直諸

先書齊衛

文王爵也

鄭主兵 而序齊

十有一年

庚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齊人 鄭主兵 而序齊

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

春

齊人

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

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先書齊衛

道滅矣亦通

劉敞弗遇者何公不及遇也曷為或

齊人

桓經十年

按胡傳云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

者盈數也天道十

年則亦周矣人事

十年則亦變矣或

云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亦通

劉敞弗遇者何公不及遇也曷為或

齊人

齊人

言不或言弗不者惡曹地闕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
正辭也弗者遷辭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有
也君子之於言無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

昭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奔之
始 ○突歸于鄭 突厲公也為宋所納 ○鄭忽出奔衛 此書奔之
而突不繫鄭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無傳折地闕柔

魯大夫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故貶之至公子結不敗矣 ○折如字又舌 ○公會宋公于

夫鐘 邾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無傳闕魯地 ○

傳十年 陳眉公詹父號大夫而命於天子非號所能私討所以暫反

必譜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

王季重虞叔之悔

而獻璧似有見矣繼因寶劍之求而伐虞公何其悖乎楊升菴虞公以貪失國虛我以吝逐君此禍之所由成也

彭士望周諺富人不可不知處亂世遇貧人最要知此八字

經世鈔又求二字寫此貪心焉李鑿目劍以寶固忍而不能舍矣補注虛公畿內諸侯不與魯通傳博采眾籍為虞滅起本

騷 郎國各蒲騷郎邑郎人出兵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共伐下

師 郎人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共伐下 莫敖患之 官各郎

必不誠 恃其近郊必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且日虞

君次於郊郟 於楚地之郊郟 以禦四邑

我以銳師宵加於郎 我關廉自稱統精

郎有虞心 郎有虞度四國之心而恃其城 恃其

莫有鬪志 必無致死之志 若敗郎師 敗郎師

四邑必離 四國聞郎之敗必驚 莫敖曰 即屈

師於王 益師於楚王 ○濟箋請反 對曰 屈廉答師

程頤左氏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

傳道縱欲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為主甚其惡也

張半菴鄭忽之怒周班非矣齊衛又曷為而助之可見春秋諸君知急功能而不知禮制也在道昆鄭主兵而先書齊衛罪黨惡也

桓經十一年 湛若水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薄况結黨謀魯同惡相濟逞其私忿而不知色罪致討之義乎 季本卒踰兩月而葬速也太不懷也其故何也必慮有爭焉耳蓋嗣君為喪主諸侯會葬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矣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家鉉翁宋非方伯連帥鄭之執政非其臣屬受其執而不怒蓋共為盜姦外難執而中則同

克言用兵在和在師衆和不在衆不在師徒商周之

不敵商紂周武王也言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成軍以出言屈瑕既

敗君之所聞也商周勝敗之事成軍以出言屈瑕既

出又何濟焉又問請益莫敖曰卜之莫敖疑勝負未

對曰又答卜以決疑言有可疑之事不疑何卜言

而還鄭既敗四國不至故屈鄭昭公之敗北戎也

齊人將妻之將以女昭公辭忽辭祭仲曰祭仲

必取之必取齊君多內寵言鄭莊公子無

大援子謂昭公若將不立將不得三公子子突子廩

皆君也皆將抗寵弗從昭公不從夏鄭莊公

卒鄭伯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仲初為

莊公使為卿自祭封人為公娶

生昭公即公故祭仲立之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雍氏姑姓宋大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

故誘祭仲而執之宋為雍氏欲立其

將死祭仲亦執厲公即

而求賂焉宋亦執突而祭仲與宋人盟祭仲畏宋而

以厲公歸祭仲以而立之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

也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仲為首惡也

突助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此經書執之始也

凌稚隆內大夫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專盟自柔始

李廉陸氏例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國而宋之言與君一體也是蔡叔為蔡侯之弟矣而穀梁杜氏皆

以為蔡大夫未命故名而不氏恐陸說是

家鉉翁二年之間而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傳十一年

郭登明年宋辭平不肯與鄭為平也豈有與鄭齊衛同盟之理蓋傳去一宋字非經闕也

張天如鬪廉揣敵情而制勝可謂知兵

穆文熙鬪廉策耶人望救鬪志不決既絕救路復以潛

公奔衛忽奔已亥厲公立突

經十有二年辛巳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

莒子盟于曲池魯○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

于穀丘宋○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卒莊公林立○公

會宋公于虛宋○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丙戌衛侯晉卒無傳宜公

卒惠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此魯杞莒三國盟也平杞莒也隱四年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時責賂在宋故欲平

宋鄭而獨先盟宋宋成未可知也宋未肯許平故又會于

虛魯又會宋冬又會于龜又會宋宋公辭平宋公辭魯不與

鄭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公以三會宋公卒不得遂師

師而伐宋傳釋所以盟戰焉與宋宋無信也言宋既許魯來

會而中背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苟誠信之道不繼盟無益也據

兵之盟故言詩云君子屢盟無信則數盟亂是

用長情疏則憾結長亂無信也舉詩以深責宋

楚伐絞小軍其南門中軍以攻莫敖屈瑕曰即十一年

絞小而輕絞小國而輕狂輕則寡謀輕狂則寡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請無以師衛采樵以誘絞之出從之從屈瑕

師加之奇正並用
安得不敗耶或至
於不請濟師不信
龜卜又何決也

坐北門

按夷人平人也書
楚師守其北門之
歸路

楚師分涉於彭

楚人分其師以涉於彭

使伯嘉謀之

使伯嘉謀之

使伯嘉謀之

使伯嘉謀之

使伯嘉謀之

絞人獲三十人獲楚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

於山中絞人不知其計明日爭出驅楚徒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覆伏兵也而設伏兵於采樵之山下

大敗之大敗絞人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之

楚師分涉於彭楚人分其師以涉於彭

使伯嘉謀之使羅大

謀伺楚師三巡數之多音所

經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

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秋七月冬十月

十三年附錄春楚屈瑕伐羅討其去年關伯比送

還既送而反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莫敖即

舉趾高凡人志氣揚揚則舉足高蹈謂人

心不固矣言莫敖備敵之心已不固矣遂見楚子伯比遂見楚

楚子辭焉楚子不辭其入告

夫人鄧曼鄧曼楚武王夫人鄧國曼姓之女蓋楚

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此意非在於益衆也

謂君其謂撫小民以信撫慰士卒小訓諸司以德訓

而威莫敖以刑也刑非獨刑罰也傳曰

凡國之政事皆刑也以文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軍分

祭仲見執惟知偷

生之為安而不知

死難之為義遂從

亂以忘君其為不

道亦甚矣春秋去

其官所以惡仲也

陳傳良傳言宋莊

案凡執恒稱人稱

君者經變文也

補注求賂焉春秋

之諸侯以貪起亂

其後伯主以貪廢

法其末也晉大夫

以貪失諸侯傳具

見其事

附見此一段專說

祭仲事已故執厲

公而求賂之一語

姑傲輕帶之筆

桓經十二年

劉永之或會而盟

盟而同官是會之

元專平水卷四

七

事矣則異書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

傳說彙纂自折以下魯與宋四會二盟有以為魯志者

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有以為宋志者穀梁所謂會者外為志也二說不同惟黃正憲謂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為宋平鄭引宋魯地名以為證於情事為近

鄭樵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甲則前子郭登死戰不言伐者未伐而即期戰

元言伐而後言戰者既伐而始期戰也傳十二年與徵左氏以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焉耳

金履祥善惡各以類相為謀魯侯既弑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為亂何其勤也

補注句瀆之丘燕人在會傳欠考後年春戰有燕人蓋

莫敖狂於蒲騷之役莫敖以十一年敗於蒲騷將自用也將自用而必小羅必以羅國

君若不鎮撫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言屈瑕必

夫固謂君申言伯比固謂訓衆而好鎮撫之訓

勸勉之以文武之勸勉之以文武之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見

敬懼乃能成功敬懼乃能成功此所謂威莫敖以刑也此所謂威莫敖以刑也

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

使賴人追之使賴人追之莫敖使徇于師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曰諫者有刑

遂無次遂無次及鄢及鄢亂次以濟亂次以濟其前後行伍之

羅與盧戎兩軍之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大敗之

莫敖縊于荒谷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群帥囚于冶

以聽刑以聽刑楚子曰狐之罪楚子曰狐之罪

皆免之皆免之

宋多責賂於鄭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鄭不堪命

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後也後也

請修好請修好

鄭厲公使人來請修盟鄭厲公使人來請修盟

於武父之好於武父之好

好去聲好去聲

鄭人來鄭人來

鄭人來鄭人來

黨于宋

李益翁宋鄭無可
平之理魯桓非平
亂之人莊子云以
不平平其平也不
平他日之辭平也
有以哉

陳傅良帥師而伐
宋傅見公在不書
鄭伯書師今案此
一事再見用衆稱
師之例不書公衆
上文

經世鈔軍南門而
坐北門潛軍不意
增補合注伐殺以
治鄭人之黨也輕
輕敵也
陳大士使紂初獲

經十有四年癸未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以曹地

無冰無傳書○夏五不書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祭

亥嘗原雖災不害嘉穀祭○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

祿父卒魯公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魯鄭曹三國同會曹人致餼會于曹故

禮也得地主○夏鄭子人來尋盟子人即弟語

且修曹之會會之好○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見經

亥嘗見經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不妨

以見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經書報宋之戰也報

戰于宋焚渠門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入及大逵入及下方九伐

東郊伐鄭人取牛首取鄭牛以大宮之椽歸大宮鄭

即椽也圓曰椽方曰棟○大音太為廬門之椽廬門宋城門以鄭祖

椽辱廟之椽為宋城門之

之也

經十有五年甲申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家父

大雅舊○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至莊二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

世子忽復歸于鄭世子忽即昭公也己居君位而

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

險尤不可不備楚師伐鄭城上棘而後涉穎古人之慎如此

增補合注為十三年屈瑕伐羅張本桓經十三年

言日既會而後戰言日既會而後戰會戰異日也

李本齊鄭本一黨也及武夫之盟鄭魯合則宋燕黨於齊衛矣齊欲滅紀紀鄭合以與齊戰日在會後見其以會定日志在我也

傳十三年穆文熙淺夫一戰

得勝遂自用不納入言如莫敖者甚多豈惟戰凡事多然可為深戒

王百穀前日蒲騷之役莫敖欲請濟師闕廉嘗阻之故至是伴順其意而為之請

注道昆鄧曼賢智夫人中蓋鮮見之王陽明楚外有伯比內有鄧曼敵國即欲窺之也得乎魏禮鄧曼見微知著而辭意深切精密大有學問豈但以知莫敖之敗為賢

經世鈔小勝則驕

君位許齊地○公會齊侯于艾齊地○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秋九月鄭伯突入于

檟檟鄭別都○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鄭後宋地先行會禮而後伐鄭○袤昌氏反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非王室之禮也諸

侯不貢車服命車命服上之所以賜下故諸侯不以車服為貢天子不私求

財諸侯有常職貢天子無私求財○祭仲專祭仲既逐昭公立厲公遂專鄭政鄭伯

患之此厲公突也使其壻雍糾殺之厲公使祭仲之女壻雍糾殺祭仲將

享諸邾將為祭仲設享于鄭邾而殺之雍姬知之雍姬祭仲之妻祭仲之女知其將殺祭仲謂其母雍姬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婦人在室則以父為天出嫁則

以夫為天雍姬以為夫孰親其母曰雍姬之母答人盡夫也言凡

疑故問父與夫孰親其母曰疑故問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言凡

可嫁以父一而已生我者一父而已胡可比也言夫之親安可與父為比

遂告祭仲雍姬遂告其父曰雍氏舍其室言雍糾舍棄其家室○舍音捨而

將享子於邾子謂其父子者邾子之通稱也吾惑之吾疑其以告以告於父

祭仲殺雍糾祭仲殺其女婿尸諸周氏之注注池也周氏鄭大夫殺雍糾而

暴其尸於周氏之池以刑戮也公載以出厲公怒其見殺故載尸以共出曰

謀及婦人言雍糾機事不密而與其妻共謀宜其死也宜其為祭仲所殺而死也

○夏厲公出奔蔡厲公畏祭仲害○六月乙亥昭公

出奔故昭公得入國即經書世子忽厲公既出奔蔡○許叔入于許見經○公

會齊侯于艾經見謀定許也許叔既入其國故謀定之○秋鄭伯因

小得則滿，驕則不
虞，福滿則不用人。
古今淺人浮人愚
人類如此。

呂祖謙屈瑕之禍
鄧曼歸之蒲騷吾
以為在彼而不在于
蒲騷，蓋蒲騷之勝
猶為闕，廉之謀而
採樵誘敵，則瑕所
自為此可以堅其
自用之意而趣其
荒谷之縊也。

李登翁楚子聽鄧
曼而追莫敖，因其
敗而免諸將，甚有
賢君之度。

桓經十四年
劉實正不宜無曰
無。

陳宗之天官占云
煥而無冰則政治
縱弛不明之所致
也。又劉向曰周失
之舒，秦失之急，故
周衰無寒，歲秦滅
無煥年。

傳說董夏五或
以為闕，月字或以
五為義，文或以為
聖人因史闕文，或
以為後人傳寫脫
漏，皆傳疑之意也。
湛若水春秋所謂
筆者存而書之也，
所謂削者去之而
不存也。聖人于史
舊文有損無益，故
曰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也。後

姓何詩本卷四

櫟人殺檀伯櫟鄭厲公使檀伯人殺其守而遂居櫟遂入櫟之大夫檀伯

○冬會于袤謀伐鄭先會而後謀伐鄭將納厲公故經書會袤伐鄭

也厲公居鄭別都之櫟弗克而還故諸侯伐鄭將納之

經十有六年西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春既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今書會者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書至

○冬城向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冬城向今序陳下蓋後至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五國謀伐鄭也前年冬謀

○夏伐鄭見經○秋七月公至自伐鄭見經以

飲至之禮也返行飲至舍爵策勲故曰○冬城向魯

書時也凡土功水昏正而裁今已○初衛宣公烝

於夷姜夷姜宣公之庶生急子夷姜屬諸右公子即

為之娶于齊宣公為急子

而美齊女公取之公知其美遂自取之即新臺

生壽及朔公取急子之屬壽於左公子即

夷姜縊夷姜失寵宣姜與公子朔

構急子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與公使諸齊宣

將殺之將掩急子壽子告之壽子宣姜所生

將殺之而殺之

儒以一字而取義者蓋亦觀此夏五之闕文而有慎乎陳遠宋用四國之師而左右死生唯宋人之為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書以別之

傳十四年

趙鵬飛鄭突之立恃祭仲而已國人

急急子使行使急子出不可急子不肯曰棄父之命急子曰父命使齊若

出奔是棄其父之命也惡用子矣言安用此子為也有無父之國惡音烏

則可也言若有無父之國則可往奔也及行及急子將出行飲

以酒壽子欲代急子之死故假設祖道而醉急子以酒飲陰去壽子載其旗以

先旌使者之旗壽子乘急子之醉而竊其使旌以先行欲代之死盜殺之盜見壽子載旌以為

急子故急子至急子後曰我之求也請殺我乎又殺之盜

此何罪此壽子何罪請殺我乎請殺我以成汝事乎又殺之盜

殺急子即二子乘舟之詩所謂宜公二子爭相為死是也二公子故怨惠公二公子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也以殺其所託公子之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

職立公子黔牟黔牟衛之羣公子惠公奔齊以二公子立黔牟故

衛宣公恣於夷姜生急子桓十急子長而娶妻則其

年雖少十五六矣納急子妻生壽朔二子

朔與其母譖構奪嫡壽則救其兄代其難則壽朔兄

弟雖少十五六矣蓋不歷三十餘年則不得有此事

而宣公隱之四年即位以桓之十二年卒在位僅十

八年則左氏所記歷年不合是大大可疑也雖然古

書所傳必非烏有亡是之談也左氏所記或有差謬

而後人莫知是正耳九經談

余常疑左傳所傳之事間違事情必有謬妄如衛宣

奪後之妻者其一也春秋時諸侯娶夫人卿大夫迎

且謀衛故也衛侯其君故為及邾儀父盟于

以人之也杜預以平齊紀為附庸世子安有紀

儒以一字而取義急
者蓋亦觀此夏五
子使行使急子出
奔他國不可急子
不肯曰棄父之命急子曰父
命使齊若

之卿大夫送之禮儀盛備而衛小國也齊大國也宣
公為伋娶齊女豈敢如楚平之驕橫乎今庶人嫁女
而婿之父奪之則婦之父肯之乎揆之事情齊之不
聽也必其竊謂春秋諸侯夫人從夫之謚者如衛莊
姜鄭武姜秦穆姬晉文嬴皆嫡夫人也以是推之宣
姜蓋宣公之嫡夫人也必非為伋娶者也左氏所記
或是傳聞之誤耳新臺一子棄舟之序亦安知其非
依左傳以附會之乎今讀此書推宣公在位之年而
疑其有謬因益知其事之不可信也不識左燈所疑
其推勘已至此乎否括詞致

漁仲曰廟祀必十
日戒享越三日而
嘗則菜盛已出廬
千甲致齊之初乙
亥嘗非災之餘也
桓經十五年
趙匡此後莊王僖
王不書前見王室
不告魯之不赴著
諸侯之不臣也
劉敞突何以名奔
而名者見有君也
忽未入則其日有
君何忽雖未入國
固其國也
程頤避祭仲而出
非國人出之
杜謔三國班見所
以人之也杜預以
為附庸世子安有

經十有七年**丙戌**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
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趙**魯地○趙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此齊魯交兵之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卒○秋八月蔡
季自陳歸于蔡季桓侯弟也言○癸巳葬蔡桓侯無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曆

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
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且為例○是年冬鄭高
渠彌弒昭公忽而立子亶十八年

齊殺子亶鄭祭仲立昭公弟子儀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三國平齊紀紀與魯親齊襄欲

且謀衛故也衛逐其君故為○及邾儀父盟于

紀平齊

紀紀與魯親齊襄欲

國同時遣世子耶孫復三國皆微國之君

傳十五年

穀盜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陳傅良周官九貢有服貢傅未必左氏之舊今案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

魏世傑或謂鄭伯不當使仲之婿圖仲者當是鄭伯知糾之為人而以所親圖之謀更易成

金聖嘆語云夫不更二夫則人盡夫也恐不可為訓穆文慰夫不比父婦人之言未為定論然謀及婦人二句實當為千古至戒

陳廣野突欲殺仲而謀之其婿萬無不洩之理此臣不密則失身而突則不止失臣也已經世鈔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語千古確論亦有謀婦人而成者此所謂求十一於千百不可恃為嘗試也初宋人執祭仲非執

趙經書 尋蔑之盟也 蔑盟在隱元年 於是齊人侵魯

于奚見經 疆事也 疆居良反下同 公曰 疆吏來告 桓公答疆

疆 疆之土地 疆吏來告 桓公曰 疆吏來告 桓公答疆

場之事 言汝司疆場之事 慎守其一 謹守其一 而備其

不虞 而防備其不虞 姑盡所備焉 且盡汝所備禦之道 事至而

戰 若有兵事至 又何謂焉 來告謂也 蔡桓侯卒 桓

無 蔡人召蔡季于陳 陳而立之 秋蔡季自陳歸于

蔡 見經 蔡人嘉之也 季內得國人之望 外得諸侯之

伐邾 三國 宋志也 邾宋爭疆 邾從宋志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 官 之月見經 官

失之也 日官失其 天子有日官 日官天子之 諸侯有

日御 日御諸侯之 日官居卿以底日 天子掌曆者位

六卿 之數而從卿之位 故曰居 禮也 重敬授人 日御

不失日 以授百官于朝 日官平曆以班諸侯 諸侯奉

授百官 附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 公將以高渠

昭公惡之 昭公時為世子 惡高渠彌 固諫 昭

昭公立 及昭公 懼其殺已也 公弟

辛卯弒昭公 高渠彌 而立公子 魯

君子謂昭公 知所惡矣 當惡而惡之矣 公子

達曰 魯大夫 高伯其為戮乎 高伯即高渠彌 其為戮

復報也

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固厲公欲殺祭仲而逐之耳公羊以生易死突可故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子亦附其說是所謂撥亂賊之柄而助之攻者

郭登八會齊侯自

十年來戰於郎之後相為仇敵至是復與其子通好彭生之禍兆端於此

魯與齊鄭人許今復與齊定許豈以入許之罪歸之鄭莊而欲自解耶

王季直會曹蔡先

杜傳詩林卷四

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復浮去

經十有八年丁亥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濼鹿朴洛三音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會禮故先書會

樂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諱之也丁

酉公之喪至自齊無傳告廟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己丑葬我君桓公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桓公始將議出行遂與姜氏如齊將

有室夫當安於妻之室無相瀆也無相瀆謂之有禮謂之有男

易此必敗違易此禮則為瀆亂必有禍敗公會齊侯于濼蓋公與姜氏同

禮易此必敗齊侯獨行會禮齊襄公與文姜私通此詩人所為賦公謫之公知之

齊侯通焉文姜與夫

姜音貴以告文姜齊襄公之妹也夏四月丙子享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曰乘蓋身禮既畢使彭生上車與公

告于齊公既薨魯人使告于齊侯曰寡君畏君之威言桓公畏齊

不敢寧居不敢安來脩舊好來齊脩舊日之盟好禮成而

不反朝事禮畢而無所歸咎不知君死之由惡於諸

侯恥辱之惡請以彭生除之言因彭生與公同車而

齊人殺彭生殺彭生以謝魯○錄秋齊侯師于首止首止

衛三光俱黑天地易位至於唐明皇取

經世鈔衛宣公孫

母而下取子婦真

禽獸不知尚得列

以為君如此世界

三光俱黑天地易位至於唐明皇取

子生而廢

王季直會曹蔡先

衛侯鄭則衛先蔡

於以見當時諸侯

但計目前之利害

為先後而周班之

制蕩然矣

程頤突善結諸侯

故皆為之致力屢

伐鄭也

突助冬城向下有

十月則此乃十

月也縱是同月亦

今之九月農功未

畢不可與役

博十六年

楊氏于壽則則又齊襄公陳師于首

止討鄭之弑君也

子亶會之

子亶鄭所立以為君者不知齊將討已故會之

李宜翁宣公使盜殺急而壽以告之

高渠彌相

高渠彌立子亶故相子亶以會

七月戊戌齊人殺子

且勤之行是時急可以去矣而曰并

而之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先出在陳故祭仲逆子陳而立之

祭仲逆鄭子于陳

是行也此會首止之役

父命也卒不去及壽戴旌先往且代

也

祭仲知之祭仲知齊將討鄭故稱疾不往

故稱疾不相人

之死是時急可不死矣而曰我之求

也

祭仲以知免

祭仲失忠臣之節而以智不往免於齊國之討

也卒死之噫父命固不可逃矣不日

曰

祭仲以知免

祭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以成其弟之志庶

以成其弟之志庶為得禮而乃汲人

仲曰

祭仲告信也

祭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以成其弟之志庶

焉惟死之為安非所謂好仁而愚者

王子克

王子克克莊王弟也

辛伯告王

耶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以申生

與王殺周公黑肩

先其未發而殺之

王子克奔燕

不欲被弑父之名燕以出急則無此名

公

桓王託王于克於周

桓王屬諸周

也可以出而不死矣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

子儀即王于克

桓王屬諸周

經世鈔若溢于始

匹嫡

庶如兩政

權臣擅命

於泰山平

公弗從

辛伯以子儀庶子之寵秩如嫡欲使周

故及

彭士望宜公偏有

故周公

及於難

此禍亂之本也

此二子乃知天地

之氣凶惡至極即

有至絕亦利極而

復之理也

經世鈔凡人國勢

將興則賢臣壽奸

人死家道將敗則

賢子死不肖子生

以占盛衰古今畢

陳傅良凡殺諸子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不書

按二公子宣公兄弟洩職其名至是始見

○衛宣公

急子鮒生夷姜壽子伋女宣姜

惠公朔同上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

桓經十七年

張洽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

二失也汪克寬下書伐邾則盟雖不待貶而惡自見矣吳徵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矣平紀之

信豈足恃乎孫復蔡李言自陳歸于蔡者桓侯卒蔡李當立時多篡奪明季無惡故曰歸于蔡所

以與許叔異也翼或曰季即哀侯或曰非也季能辭位故春秋嘉之增補合注春秋諸侯葬皆

僭稱公而蔡桓獨稱侯者蓋傳寫之誤也或曰季賢而以本爵來赴故史因其所赴而書之傳說

彙纂書朔不書日諸子皆以為闕蓋晦朔甲乙或書或不書者舊史有詳畧而夫子因之也故當以

闕文為正按宣八年七月甲子日食注月三十日食

傳十七年鍾伯敬齊之謀紀納后於王故齊僖猶畏義而不敢圖僖公卒而襄立春與魯黃

夏戰于奚且無魯矣又豈為魯存紀哉此紀卒為齊滅也經世鈔數語得馭邊吏之體凡守邊將

吏道無踰此者後世邊臣小有寇警輒請兵請餉驚擾朝廷不知平日設鎮置將果何事也

湯若土蔡桓公卒何休氏謂蔡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蔡侯卒季歸奔葬無怨對心季蓋賢

公子也傳說彙纂蔡李非獻舞杜氏誤合為一人耳左氏止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未嘗謂立

以為君也劉敞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之矣趙匡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或史官闕之或

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乎陳傅良直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以下皆書日故曰桓莊之

世多闕文附見日官日御共掌曆但有天子諸侯之分而相對說中間插入禮也二字收上遞下

翼首中間禮也二字置下按百官干朝之次其意尤明穆文熙鄭伯用渠彌而昭公諫之昭

公既立當亟除之可也何故遂巡不果自取弒奪乎古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其昭公之謂耶經

世鈔昭公在位久矣惡於為太子之時而縱於為君之且真所謂自貽伊戚矣然亦須論所惡之正

若以為太子時以私意惡而為君遽殺之又大不可也補注鄭弒君不書者魯人君突而細忽鄭

不告

桓經十八年蘇賦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于桓公

旨祖謙辛伯之諫總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入彘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讐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甲關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經世鈔先盡忠告當與石碣教之不改一段參看

公祖謙辛伯之諫總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入彘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讐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甲關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經世鈔先盡忠告當與石碣教之不改一段參看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 莊王四年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儂王立莊十七年儂王崩孫惠王立

鄭 子儀元年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襄公五年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莊公十八年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十二年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

曲沃 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

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侂諸立

衛 惠公七年黔牟三年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哀侯二年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貜為繆侯

曹 莊公九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遽餘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邾黎來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 武王四十八年魯莊公四年卒子文王熊實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羆立莊二十二年熊羆弒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弒楚成王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上

莊經元年 吳徵庸人以桓公之弒實由夫人與怒群諸夫人內慙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言孫讓而去○孫音遜傳同

傳說彙纂支姜之罪莫大乎與聞乎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

經元年戊子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姬

孫遜同是逃遁之義非遜

弑故尤於出奔時
賤之李庶所謂一
影而罪惡自見也
故二年如齊復書
姜氏
按公穀經送作逆
博說彙纂云二傳
互異者折衷於經
左氏以單伯為周
大夫故以逆為送
然以書會書至例
考之則單伯實為
魯臣故公穀為是
趙匡左氏云于外
禮也與繼主昏繼
在城外豈為禮乎
高閔莊公與桓王
同時王名林而公
亦名林君臣同名
也

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
姓諸侯主之親婚尊卑不敵也○單音善
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
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
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卒子宣
○王使榮
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錫賜也蓋追賜桓
公命若昭七年王追命衛侯之比○
此錫命之始桓弑君兄自立不
請命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
王姬歸于齊無傳
逆公不與接也○齊師遷紀邢部部無傳此遷邑之始齊欲
滅紀故遷其三邑之民
而取其地○邢音
萍部音茲部音吾不書即位者蓋君殺國亂不行即位也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不書公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
俱行而桓
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即位
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故也姜於是感公
意而還不書不告廟○三月夫人孫于齊經不見不稱姜氏夫人姜

何休桓行實惡而
追錫之尤悖天道
故不稱天王
孫覺春秋書錫命
者三三傳諸儒論
其禮不同杜預尋
左氏之說則以謂
桓公之命若今之
哀策文公則錫以
命圭公端為信若
如其說則錫命之
禮有不同矣書之
皆曰命無異文
程迥土地人民盡
有之曰取逐其人
有其地曰遷
傳元年
啖助遇弑則嗣子
廢即位之禮左氏
不達其意而云文

所以存兄弟
夫婦之禮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見經為外齊強
魯不能仇齊又不敢違王禮也得禮之變也○穀梁
命故權時之宜為館於外禮也傳云築之外變之正
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
以接弁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經二年己丑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夏公子慶父
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禚
西宋公馮卒無傳莊公卒子閔
公捷立○馮音馮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女奴也文姜前與
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會非夫人之
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好好在夫人也後會皆同

姜出故也不舉其大而舉其細

補注不稱姜氏承上文公與夫人姜

氏如齊用一事再見之例

罪但傳以去姜氏發義則非

凌雅隆左氏但知衰麻不可以接弁

冕故築館于外為得禮之變而不知

忘親釋怨以主仇敵之婚姻則雖于

死焉亦非也同上莊公昧于復

仇之義釋怨而主婚故經書逆女築

館書辭書卒辭繁而不殺皆以病莊

公也

莊經二年

按於餘丘公穀孔疏皆為邾之別邑

左氏無文彙纂為近魯小國也恐是

孫覺魯與天王同姓天王之女嫁諸

侯者多魯主之然二百四十二年之

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

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之盡禮於仇

雖而無恩於先君也罪之大則書之

備惡之積不可掩也

傳二年王陽明夫人與魯

經三年庚寅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夏四

月葬宋莊公無傳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鄆入于

齊季紀侯弟鄆紀邑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也鄆音攜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過信為次此書次之始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疾溺專命而行故去氏

夏五月葬桓王經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秋紀

季以鄆入于齊見經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紀分為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見經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子儀

鄭子儀謀紀紀國之難也鄭伯辭以難時厲公在櫟故子儀辭以厲公之難難去聲

師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一宿為舍師一夜宿為舍再宿為信

師兩夜過信為次三夜宿以上為次此為宿為信書次例舍信不書輕也

經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

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紀侯大

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六月

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以崇厚

義故成伯姬之喪而以夫人禮葬之無傳公越境與齊微者狩失禮可知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糒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尸陳也荆亦楚也楚武王更為楚陳兵之以伐隨以

授師子焉子者戟也以戟授其師衆焉以伐隨以

蓋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也

既絕不為親矣故隨雖臣子紀事亦書其姦甚惡之之詞也

莊經三年高閔衛朝奔齊齊

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朝而立公子黔武王為衛侯魯輒與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

天子之命納不義之人其罪大矣俞暴凡天王之葬皆會則書不書者皆不書也趙匡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

將齊將授兵於大廟入告夫人鄧曼楚武入告其夫人鄧曼曼

曰余心蕩言我心蕩散鄧曼歎鄧曼聞楚王之言而歎息曰王祿盡言楚王享天之祿盡此矣

盈而蕩言志意盈滿而心始蕩散按楚世家楚僭王號蓋始於熊

而後畏厲王暴虐又去其王號至魯桓公六年楚絕朝而立公子黔武王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桓公八年楚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則鄧曼之言蓋指楚武僭王以為盈

先君其知之矣言楚之宗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謂伐隨將發

大命謂授師而蕩王心焉將齊而心蕩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微應之符若

師徒無虧若楚師不為敵人所虧敗王薨於行王薨於行役往來之間國之

福也楚國之福也王遂行王遂往卒於楛木之下楛木木名果如

俞暴次欲進而止也書公文君自將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也書公文君自將浪又門瞞三音

梁澹關祁屈重遂祕王喪為奇兵除治直道梁澹橋澹水出隨之不意澹音詐又平聲營軍

臨隨營軍築軍壘必營軍臨隨隨人懼隨人不測其計故懼行

成使行人求楚為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時祕王喪故屈重以王命入隨

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請與隨為會於漢水之曲而歸示隨不疑

紀侯不能下齊發武王之喪

紀侯不能降志辱身紀侯不能降志辱身以與紀季盡以其國與其弟季夏紀侯大

去其國見經違齊難也避齊之難故大去其國而不及也

經五年壬辰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

秋郕犁來來朝附庸國也犁來各後為小邾子

冬公會齊人宋

之皆過

橫音門心說文松木

莊經四年

高閭禮姑姊妹已嫁而友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况用兩君相見之禮乎同上鄭伯即厲公或以為子儀者非也

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鄆犁來朝

見經名犁來未王命也未受爵命

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冬伐衛五國伐衛

納惠公也納衛侯朔也朔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癸巳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自救衛無功而

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

伐衛無傳告於廟也○螟無傳為災○冬齊人來歸衛俘左氏公羊穀梁

皆言衛寶唯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子突○夏衛侯入諸侯抗王師而納惠公也

放公子黔牟于周桓十六年公子所立者放甯跪于秦甯跪衛大夫黔

啖助內女之葬不卒黨宥之以遠曰放書書者皆非常也

傳四年經世鈔方言曰載謂之子取名于鉤子也上有刺亦下有鉤亦

即位乃即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君子以一公子之立黔牟為君乃

為不度矣為不料度於德夫能固位者夫能固守其天位爵祿者

必度於本末本末終始也譬之樹木則本為榦末為枝葉而後立衷焉衷中

不謀不謀其事知本之不枝本弱者其枝葉必不能枝持弗強不強為

強其文詩云雅舉大本枝百世言文王本枝俱茂所以蕃滋百世也○冬齊

人來歸衛寶見經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

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歸魯欲說魯以謝慙附錄楚文王伐申申小國過鄧

伐申道過鄧國鄧祁侯曰祁侯之謚吾甥也姊妹之子曰甥楚文王鄧曼所生故

增補合注今湖廣承天府楠木山有楚子廟

經世鈔忽然而從天而下故隨人不及戰懼而行成凡欲操必勝之勢必出奇以懼敵如吳爭盟晨壓晉軍之類秦始自東遊明文皇北征此其摹本也

同上下不足者外故為有餘相見整暇之妙用心細密處

王百穀嘗喪而秘小發深得兵家權宜之計

陳傅良達齋難傳

見紀侯所以不書楚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復扶又反

莊經五年

孫覺姜氏會齊侯之惡或會或享或如師一時之迹不俾皆據實書之其惡則一

劉敞鄭者何小牀也小牀則為為謂之牀未成國謂之牀既成國謂之小牀

陳傅良傳釋書名有非必敗之者鄒討士朝陷急及壽王法所必不貸五國相共納之豈其無入心者耶

為鄧止而享之止楚文王於驩甥聘甥養甥請殺楚

子三甥皆鄧之甥仕于鄧侯弗許鄧侯弗從二甥

甥曰二甥告亡鄧國者言異時滅必此人也必此人不

若不早圖若不早後君噬齊後君思欲殺之若噬腹

其及圖之乎其及今時圖之若圖殺此為時矣

鄧侯曰告二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

若不從三臣若不從三臣之抑社

稷實不血食抑鄧國社稷實不享血骨之祭凡而君

焉取餘言君不復弗從鄧侯弗從還年伐申還楚子

伐鄧楚果十六年莊公十楚復伐鄧滅之果如

經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夏四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

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

○秋大水無○無

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冬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穀無傳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防魯齊志也文姜數與

侯之志故傳畧舉二端以言之○夏恒星不見見經

夜明也月光不匿星隕如雨見經與雨偕也雨故與

元專平水志五

元專平水志五

莊經六年

傳說彙纂左氏以

子突為字穀梁以

為各名字雖殊其

以為褒救衛則一

也或以名字非褒

貶所在則恐

張洽名之又書入

與鄭伯突同篡逆

之罪

○秋無麥苗見經

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

○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

○夏師及齊師圍邾二國同討而齊

邾降于齊師獨納邾

○冬十有一

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稱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凡師行必告于大廟而奉祫禮

也得師夏師及齊師圍邾邾小

仲慶父請伐齊師慶父怨齊不與魯共

曰慶父不可不可伐我實不德言我實無德齊師何

罪齊君實專其功罪我之由罪由我夏書曰舉

邁種德言鼻陶能勉種德乃降有德乃為姑務脩德

以待時乎此莊公言且先脩我之秋師還師自君子

是以善魯莊公君子是以稱魯莊齊侯使連稱管

至父戌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葵丘齊地蓋齊

父音甫瓜時而往蓋以瓜熟之時曰及瓜而代

明年及瓜熟與之期戊約曰公問不至襄公不命請

代二人請於弗許襄公弗故謀作亂二人因此怨公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僖公之同母弟生公孫無知

夷仲年之子僖公之叔父也有寵於僖公僖公寵衣服禮秩如適

雖或見立而孤窮愛無知衣服禮秩如適

增補合注今點牟衣

○齊侯使連稱管

至父戌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葵丘齊地蓋齊

父音甫瓜時而往蓋以瓜熟之時曰及瓜而代

明年及瓜熟與之期戊約曰公問不至襄公不命請

代二人請於弗許襄公弗故謀作亂二人因此怨公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僖公之同母弟生公孫無知

夷仲年之子僖公之叔父也有寵於僖公僖公寵衣服禮秩如適

雖或見立而孤窮愛無知衣服禮秩如適

增補合注今點牟衣

凌稚陰二公子討

朝而立黔牟義之

正也不幸而無成

乃遂以不度譏之

豈春秋善救衛意

哉蓋左氏以成敗

論入類如此

經世鈔急去內難

而後即位亦處變

之法

補注劉氏曰朔比

御黔牟比劉左氏

君剽而退黔牟存

朔而絕御賞罰無

章莫此為甚

經世鈔謂本不能

勝其技則弗強立

也舊注俱未明

增補合注今點牟

雖或見立而孤窮

衣服禮秩如適

增補合注今點牟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衣服禮秩如適

寡弱終致危亡故禮數品秩一如適子適襄公也

穆文熙楚之滅鄧誠為不仁然於止

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恐非小國

所宜若楚復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

罪其滅不尤速哉報汝功女音汝

且人之相與談笑芬之地

戈戟酒盃鳩毒往楚鄧為口實乎故

人在自處何如不

必忘人也

殺吳王曰是若也

死疆其少安是也

適襄公也適音嫡

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因無知

公宮連稱有從女弟在襄公從去聲

無知謂捷言事若克吾以女為夫人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芬

遂田于貝丘遂往田獵于貝丘之地

公子彭生也公聞從者

公怒之言而怒曰彭生敢見

射之遂以矢射之

豕人立而啼

隊于車傷足

喪屨喪失公屨

反而反誅屨於徒人費

弗得於費故無從可得

鞭之見血而

走出而走出

遇賊于門已至于門

劫而束之

費曰我奚御哉

信之創而信之

費請先入

伏公而出闕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殺孟陽于牀

襄公既立而緇滅

其恩數細音黜

使間公女

不被遇公

見大夫襄公見

大猪在

公見豕而從

者見彭生皆

射音石

隊音墜

傷足

費取所失

屨於役

責取所失

徒人費

費取所失

屨於役

責取所失

徒人費

費取所失

屨於役

責取所失

徒人費

費取所失

語之助也

不知國之存亡繫

於我之治亂及謂

繫於楚子之死生

汲然欲殺之也

彭生

經世鈔謂殺楚子

亦是一見如巢人

之豕忽作人

公懼

隊于車

傷足

喪屨

反

誅屨

於徒人費

鞭之見血

而

走出

遇賊于門

元專平本卷五

二七

內憂外何其疎也
李笠翁鄧侯不殺
楚文王項羽不殺
沛公殆所謂王者
不死也

經世鈔再伐鄧當
日不知何以為名
莊經七年

陳琛凡夫人與齊
侯會享一一書之
不遺所以著其已
甚也

按釋迦於四月八
日夜從母右脇而
生當周莊王九年
魯莊公七年夏四
月常星不見夜明
是也出續博物志
然是等說虛誕存
而不論為是

沈雲將星隕如雨
之異春秋而下惟
晉時有之
朱熹曰見於晝星
明於夜天道常理
今夜有日光常星
不見此隕不隕陽
不陽君不君臣不
臣之應也

按隕字傳中通用
然實霜不殺草夜
中星實從雨可也
積石于末從石可
也有死無隕從皇
可也說出說文長
箋

傳七年
增補合注如雨如
似也言其狀似雨
不可為數偕同也

襄公立襄公立五年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叔牙齊桓公小白之傅

君使民慢言襄公之使民有慢易之心如葵丘期成亂將作矣言齊之禍亂將作矣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小白即齊桓公叔牙先奉之以奔莒亂作亂既作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子糾之傅故初

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蓋公孫無知未立之初嘗暴虐于齊大夫雍廩傳

經九年丙申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公

及齊大夫盟于莒莒魯地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各有黨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乃葬亂故八月庚申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遂大敗不稱公戰

公敗諱之乾時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子為賊亂則書齊冬浚洙無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見經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齊無君也齊無君故不諱以大敵我公詳見經註夏公伐齊納

子糾子糾桓公庶弟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即小白秋師及

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見經公喪戎路公喪其所乘之兵車

左傳平水卷五

二十

即如字之義也
補注不害嘉穀傳去聲

釋書大水不言饑也

莊經八年

增補合注書次書

以俟責其無名而妄動也

趙匡師駐曰次要

與師也無寇而次

是欲自為寇也

與微子金齊欲圍邾

而微兵於魯與陳

蔡爾邾畏齊而不

畏魯故齊魯同圍

而邾獨降齊也

孫復春秋用師多

矣未有言師還者

惡其與強讎贊同

姓踰時還也

○喪傳乘而歸傳乘乘他車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

辟于下道秦子梁子莊公之御及戎右也公既敗師

下道以誤齊師失其戎車恐為齊禽故二子以公旗辟于

○辟音避又闕是以皆止齊是以皆為鮑叔帥師來言

鮑叔即叔牙乘勝進軍曰子糾親也言子糾乃齊請

君討之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管召管仲召忽也

請受而甘心焉其意蓋欲生得管仲故乃殺子糾

于生竇生竇魯地魯乃為齊殺召忽死之召忽義不

子糾子糾于生竇管仲請囚管仲知鮑叔必欲薦鮑叔受之鮑叔

及堂阜而稅之及堂阜之地而稅管仲之縛堂

夷吾縛於此歸而以告管夷吾治於

高俛管夷吾即管仲高俛即齊卿高敬仲言管使相

可也使管仲相齊公從之公從鮑叔之言而相管仲

經十年丁酉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

二月公侵宋無傳宋強遷之三月宋人遷宿而取其地故文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其言次何

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莘

以蔡侯獻舞歸此書荆之始亦荆猾夏之始亦荆

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

子善魯莊公魯不之師于雞父則諸侯之不亡者寡矣是故書荆自此

地

三傳平水卷五

傳論彙纂無知不

稱公孫絕其屬籍

也胡傳罪信公恐

非篤論也

按秋師還注克已

復禮論語集解克

約身也復反也

身能反禮則為仁

矣

傳八年

朱申齊襄淫乎其

妹而戕殺魯桓公

乃莊公不共戴天

之讐也莊公既不

能為君父復讐又

不能以禮防閑其

母且與讐人共起

師而伐邾國獨何

心哉左氏乃謂君

子善魯莊公魯不

之師于雞父則諸

侯之不亡者寡矣

是故書荆自此

地

三傳平水卷五

五

知其何說也
陳眉公莊公不聽
慶父伐齊師亦畏
齊之強不敢與爭
耳即修德一言安
足贖其無名焉武
之罪而善之哉
補注書師書還皆
經變文為國諱耻
傳謂善莊公杜氏
謂因史舊文由不
達變文之義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所出
譚音談
國滅無

十年春齊師伐我
此明長勺之戰
齊實先伐我
公將戰
莊公將

曹劌請見
曹劌魯人請見莊公
其鄉人曰
曹劌

肉食者謀之
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
國有大事肉食者已有定謀
又何

肉食者鄙
鄙言肉
者鄙

問焉
間猶測也
又何必
劇曰
劇答其

未能遠謀
遠之謀
乃入見
莊公

衣食所安
衣食二者雖
吾身之所安
弗

敢專也
弗敢自
專其有
必以分人
必以分與人
之凍餒者
對曰
曹劌小

惠未徧
自輟已之衣食豈能徧惠於
國人不過及公之左右耳
民弗從也
民未

公曰
公又
犧牲玉帛
犧牲牛羊豕之屬
玉珪

弗敢加也
牲玉自有常數
必以信
祝史必陳信於

對曰
劇又
小信未孚
此特一念之小
信未孚于上
神弗福

也
神未必
必以情
必盡已之情
對曰
忠之屬也

公曰
公又
小大之獄
言爭訟刑
罰之類
雖不能察

必以情
以求人之情
對曰
忠之屬也

戰則請從
若與齊戰則請
公與之乘
乘共載

戰于長勺
與齊
公將鼓之
莊公將鳴鼓
進兵合戰

齊人二鼓
齊已三
劇曰可矣
劇

公將馳之
莊公將馳車
以追齊之奔

同之問問
問然與

猶且不可况兄弟必不從
之子乎信公寵無
知過分宜其致亂
李豈翁連管無知
與連稱從妹為人
妖豕立而啼為物
怪一時俱至襄之
不得令終必矣嗟
夫豈非禍淫之明
驗欤

陳傅良傳見連稱
管至父實弑君而
蔽罪無知
經世鈔作亂必內
外相比至女子在
官而其至親握其
于外有寵無寵尤
須留心蓋無寵易
于生變有寵易于
擅權皆致亂之梯

公曰
公又
犧牲玉帛
犧牲牛羊豕之屬
玉珪

弗敢加也
牲玉自有常數
必以信
祝史必陳信於

對曰
劇又
小信未孚
此特一念之小
信未孚于上
神弗福

也
神未必
必以情
必盡已之情
對曰
忠之屬也

公曰
公又
小大之獄
言爭訟刑
罰之類
雖不能察

必以情
以求人之情
對曰
忠之屬也

戰則請從
若與齊戰則請
公與之乘
乘共載

戰于長勺
與齊
公將鼓之
莊公將鳴鼓
進兵合戰

齊人二鼓
齊已三
劇曰可矣
劇

公將馳之
莊公將馳車
以追齊之奔

孫鑛一鬼見而形
寫法絕妙此下叙
法更精

李卓吾徒人費石
之紛如孟陽死於

襄公之弑皆不得
以死節書蓋近暱

孽幸之臣從君於
昏自宜身任其禍

未可以死節許也
穆文熙徒人費不

以受鞭會怨反為
致死孟陽居牀代

公見殺皆奇士也
經世鈔天報元惡

故雖有如費孟陽
忠智之臣不能免

死
同一君使民使字
包含無限

王荆石小白未亂
而去子糾待亂而

行叔牙之見高入
數等矣

經世鈔言雖小而
近魯雖大而遠近

齊則事機皆得知
此小白所以先入

也
朱熹程子以薄昭

之言證桓公為兄
而荀卿嘗謂桓公

殺兄以爭國其言
固出於薄昭之前

未必以此證其必
然但以公穀春秋

所書之文為據參
以夫子但稱管仲

之功而不言其罪
可見不死子糾之

劇曰未可劇言未可下視其轍齊車之轍登軾而

望之又登車前橫木為軾曰可矣劇言今可遂逐齊

師遂逐齊既克得雋公問其故莊公問曹劇以不鼓

對曰劇答夫戰夫爭戰勇氣也以勇氣一鼓作氣以

再而衰至再鼓則敵有三而竭及

彼竭我盈彼既三鼓則軍心玩怠而

夫大國夫齊為難測也言

懼有伏焉若詐奔必設伏兵以吾視其轍

望其旗靡詐奔則旌旂必整故

逐之見其怖遽之甚○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子偃曰公子偃宋師不整宋師行伍可敗也掩

齊必還齊見宋敗必公弗許莊公

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南城門公子偃蒙臯比而

先犯之臯比虎皮也蓋以虎皮蒙馬而先犯宋公從

大敗宋師于乘丘果敗齊師乃還卒如公

息侯亦娶焉息侯亦息嬀將歸

過蔡道過蔡國蔡侯曰吾嬀也妻之

止而見之止息嬀弗賓弗以賓禮息侯聞之息侯

使謂楚文王息侯使人曰伐我設計

吾求救於蔡我求救於蔡而伐之而共伐蔡子

長少亦從以明矣

王荆屋管召於公

子糾君臣之義未

定也故死之未足

深嘉不死未足多

誦死事甚難立功

亦不易故仲尼但

美仲之生不憚忽

之死自經溝瀆指

忽也

按杜氏以子糾為

小白庶兄論語注

程子曰桓公兄也

子糾弟也仲私於

所事輔之以爭國

非義也若使桓弟

而糾兄管仲所輔

者正

從之楚子從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敗蔡而執其君經不言執蔡侯

以歸蓋蔡身是而服於楚也

過譚道過譚不禮焉譚不禮焉譚不以禮及其入也及

師滅譚見經譚無禮也譚無禮於譚子奔莒見經同

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

諸侯皆賀諸侯皆譚又不至譚之賀使冬齊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且解卷之五

內則釋怨親讎外則輔少佐長如倫理何人莫甚於父母之讎國莫大於少長之序

凌雅陰納者強致之詞入者難詞桓公書齊小白言實有齊也於子糾止書名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

趙匡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

冢鉞翁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結之絕之於天倫所以天誅存之也魯不能納糾又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

滄若水浚洙非所當作而作雖時非也

傳九年彭士望此時當納糾矣乃渝盟伐齊而納之何哉坐令桓公先入耳

補注晉叔向論桓公所以得國者見昭十三年傳

王陽明齊仇國也而為之納君即致敗衄其誰憐之

經世鈔魯雖為齊弱然當相戰矣安得至此魯真無人哉

穀梁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在子糾以公為病矣

沈雲將史記屈原傳楚願得張儀而甘心焉亦用此句法張天如經書齊取子糾殺之而傳稱魯殺子糾如果魯為齊殺仲尼欲為魯諱則齊殺子糾足矣何必曰取也論語云桓公殺糾是矣當以經文為止

王維植仲之請囚蓋鮑叔平時交仲知鮑在齊必不殺已也

經世鈔薦人作相如此輕易說出輕易舉行是君是臣相目當年魏福管仲召忽之事余嘗疑焉作詠史詩附錄以質詩曰奔魯或甚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度兄何足論虞人死皮冠屨僅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聖人

莊經十年高開宿介于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於魯而遷之自後宿不復見其亦滅也而已矣

胡寧管仲相桓公伯諸侯只是詭遇如譚有恨便滅之鄙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張洽齊桓友有志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與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

傳十年李笠翁王荆公詩云肉食何人為國謀古今仕宦大較類此

附見肉食者鄙笑盡千古 經世鈔何以戰一問便不苟 按凡國君能保民而后使之即我猶有懼况今莊公於民嘗有何功德而用之以與齊戰耶 穆文熙胡氏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戰德已衰矣又以詐謀取勝乎此其言蓋深有貶于曹劌也余謂兵詭道也不詐不足以取勝胡氏之論其亦宋襄之仁軟長勺之戰劇功可少乎哉 王季重以忠之屬而一戰此正可以作軍士之氣而振逐寇之勇 王納諫決獄以情何與戰事此語似迂而有至理 補注齊師敗績傳序長勺之戰甚詳經書敗者變文也杜氏膠於傳例未陳之說乃曰列成而不得用穿鑿甚矣 王季重彼竭我盈而克此詐戰之術轍亂旗靡而逐此逐奔之法 魏禧由前言之可以知用兵之本由後言之可以知用兵之謀 劉知幾齊宋輕用其眾以侵人之國罪也魯師誠能不用子儀詐謀推忠信奉詞令齊宋去矣其可以弛患止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安而忘長久之慮小人鬻于勇喬于禍之咎 魏禧數語耳而攻瑕先發驚敵之法皆備 翼乘丘之彼檀弓以為敗左氏以為勝蓋先敗後勝也 陳卧子觀後日蔡侯緇息媯以魯楚子則所云弗實者其事難言之矣其師敗身虜宜哉 按止而見之含蓄許多輕重不可言者以弗實二字括之則子及繡評可見 增補合注史記云楚文王庸蔡侯以歸留九年此于楚按魯莊十九年也 翼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 補注此譚無禮亦犯不敬之類齊桓欲圖伯也諸侯不從故滅小國以示威 按注及遠謂小白終入齊為君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莊公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莊經十一年 趙與權宋報復之

經十有一年戊戌春王正月 傳無 ○夏五月戊寅公敗

師也屢役不勝可以已矣莊公以兵始禍屢勝隣國能無悔乎

宋師于鄆 鄆魯地 ○秋宋大水 公使弔 ○冬王姬歸

傳說彙纂王姬歸齊春秋兩書之皆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為過我恐無可據 王葆主襄公之昏

于齊 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說彙纂王姬歸齊春秋兩書之皆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為過我恐無可據 王葆主襄公之昏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 宋以十年敗于乘丘故侵我以

報乘丘之役 ○公禦之 宋師未陳而薄之 宋師未陳而薄之 宋師未陳而薄之

公禦之 宋師未陳而薄之 宋師未陳而薄之 宋師未陳而薄之

列而薄之 追與之戰也 敗諸鄆 凡師 敵

陳音陣下同薄音博 敗諸鄆 於鄆 凡師 書師 敵

未陳曰敗某師 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

未陳曰敗某師 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

之務作克當

其罪大故書之謹
主桓公之昏其罪
小故書之畧

傳十一年

李于鱗自長勺乘
丘于鄆三戰並以
謀取勝恐非睦
鄰安國之道也

補注春秋有實戰
而不書戰者有敗
績而不書敗績者

左氏皆不能發義
而於未陳書敗執
之甚堅豈非有所
據而然乎

增補合注戰勝其
師獲得其軍內之
雄雉者書曰克

按京師即言京之
軍師也

為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大崩曰敗績師徒

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得雋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

固進不成為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三君之難而實
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
雋音音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
俊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

取為文○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

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列於經則不得不
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為文明天下莫之得
校○秋宋大水見經公使弔焉公使人弔曰天作淫雨

言上天作害於彙盛黍稷為彙在器為盛言彙盛蓋

若之何將如不弔不為天所怒弔對曰孤實不敬言孤
敬天地宗廟諸天降之災天降之淫雨為災又以為君憂以

為魯君拜命之辱拜謝君命臧文仲曰夫宋其興

乎聞其言知禹湯罪已昔者夏禹殷湯其興也悖焉

其興夏殷也悖然桀紂罪人夏桀殷紂其亡也忽

焉其亡夏殷也且列國有凶且列國有稱孤不以常

人而以降禮也得引咎自言懼其言恐懼脩省而名

禮而稱名有其庶乎於與乎既而聞之既而聞為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莊公子實為此臧孫達曰臧

仲是宜為君蓋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有恤

民之心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恤民也故傳云宋引

得為君傳因備冬齊侯來逆共姬共姬即王姬齊

其事以為證驗

張半菴是宜為君

陳傳良公使弔焉
傳言外災所以得
書

王百穀比歲交兵
怨不發禮蓋古意
之猶存而未滅者

也閱公不能踐敬
之一言而以勒宋
萬自禍乃董氏所

謂出災害以謹告
之而不知變者春
秋之存災異可不
察哉

孫鑣宋其興乎兩
語在今亦近腐
經世鈔只此四語
說盡古今興亡成
敗之故

二句其法倒用史記句奴傳中行悅

曰必我行也為漢

患者亦用此句法

劉敞何以書我主

之也我主之則曷

為不言我主之常

事不書必非常然

後書杜氏曰不書

齊侯逆不見公非

也魯為王主婚若

齊侯來逆女而公

輒不見何謂主婚

矣乃常事自不書

者也

陳傅良凡諸侯親

迎合禮不書

呂忱字林鑠錄魯

矢名左傳作僕姑

補注傳言南宮長

而注不言長是何

義周官州長中大

夫一人萬及國即

為卿則此長應是

州長杜氏謂萬氏

南宮陳氏因之非

也賈氏以為未賜

族者得之

汪道昆戲言終以

為禍可不戒哉

張半菴古之賢君

待其臣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則詎諸

之語國外之變何

由至哉閱公乃以

魯囚戲其臣未幾

碎首於碁局不可

專為臣罪也

莊經十二年

蕭轍叔姬始以勝

共姬其一也

射南宮長萬

右徹孫生搏之

宋公斲之

吾敬子矣

弗敬子矣

經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

紀叔姬歸于鄆

夫仇牧

錄乘丘之役

射南宮長萬

獲萬

戲而相愧

今子

病之

魯囚也

春王三月

紀叔姬歸于鄆

公御說立

公以金僕姑

射南宮長萬

莊公之戎

宋公斲之

魯囚也

病之

魯囚也

春王三月

紀叔姬歸于鄆

公御說立

公以金僕姑

射南宮長萬

莊公之戎

宋公斲之

魯囚也

病之

魯囚也

春王三月

紀叔姬歸于鄆

公御說立

十二年秋

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仇牧于門

批而殺之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

又殺之

立子游

群公子奔蕭

南宮牛猛獲帥師

圍亳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以曹師伐之

殺子游于宋

立桓公

蒙澤宋地宋萬

宋萬多力故以手

批仇牧而殺之

又遇督于宋

宋群公子皆

奔蕭宋邑也

南宮牛猛獲帥師

圍亳以攻公子御說

宋五公

以曹師伐之

乘勝

立桓公

立御說

立御說

蒙澤宋地宋萬

宋萬多力故以手

批仇牧而殺之

又遇督于宋

宋群公子皆

奔蕭宋邑也

南宮牛猛獲帥師

圍亳以攻公子御說

宋五公

以曹師伐之

乘勝

立桓公

立御說

立御說

蒙澤宋地宋萬

宋萬多力故以手

批仇牧而殺之

又遇督于宋

宋群公子皆

奔蕭宋邑也

南宮牛猛獲帥師

圍亳以攻公子御說

宋五公

以曹師伐之

乘勝

立桓公

立御說

立御說

蒙澤宋地宋萬

宋萬多力故以手

批仇牧而殺之

又遇督于宋

宋群公子皆

奔蕭宋邑也

南宮牛猛獲帥師

圍亳以攻公子御說

宋五公

以曹師伐之

乘勝

立桓公

立御說

立御說

歸紀侯去國無奔陳之時以乘車一而日至宋去陳一百六十里

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鄒善其得禮故書稱紀叔姬明非嫁也

按鄒乃紀五庶之所在故叔姬歸以奉先祀耳非嫁季也經曰歸于鄒是乃如初嫁為文賢之也

增補合注萬恨閔公之斯已故殺之此與桓三年宋督弑其君書法同

卓爾康太宰督與仇牧同死官位崇於牧操國重於牧削而不得書身有罪也當時督之見殺告策必先於牧

陳深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歸惡於陳也陳納之又受宋賂而後歸之黨惡之罪不可掩矣

傳十二年補注不書蒙澤者為連書及其大夫省文雖無異義謂史有詳畧亦非

穆文熙既言惡人不可保又言隣好不可弃皆正論也增補合注失一國謂失宋國之心非

宋人謂猛獲于衛宋請衛求猛獲而殺之衛人欲勿與衛人欲不與

石祁子曰衛大夫不可言不可不與天下之惡言弑逆為

保之何補保庇猛獲得得一夫而失一國得一猛獲與

惡而棄好與猛獲之惡而棄衛國之好非謀也非善謀也衛人歸

亦請南宮萬于陳宋亦請于陳求南宮萬而殺之以賂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萬多力故設計先使婦人醉之以酒飲

而以犀革裹之乘其醉而以犀牛皮去毛曰革比及宋比執

手足皆見萬蹴踏犀革皆破故萬之手足皆見益見萬之多力見音現

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衣裳之會

經十有三年庚子周莊王十二年崩子僖王春齊侯

人皆醢之醢肉醬并南宮萬猛獲皆為肉醬故曰皆醢之醢音海

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邑曹沫劫盟魯之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見經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脩

而戍之齊人滅遂而冬盟于柯見經始及齊平

見齊桓一旦欲伐
征在其上雖受其
定位之惠而心尚
不服背北杏之會
意蓋如此

莊經十四年

張洽伐宋而同陳
魯皆宋之鄰不動
遠國亦簡便之規
模也

胡銓齊桓非天子
之命而專伐亦春
秋之所惡也孟子
曰天子討而不伐
五伯摟諸侯伐諸
侯三王之罪人也

傳十四年

補注經文已序則
傳皆稱諸侯經總
稱諸侯則傳為序

列意與日月互見

同
增補合注此齊桓
以王命號令諸侯
之始

宮祖謙禍莫甚于
內叛茲莫甚于內
立傅瑕叛子儀而
納厲公終不免于
厲公之誅也乃若
原繁之自為謀可
謂密矣自莊公之
世用事於朝歷忽
壹儀之變國四易
主汎然中立舉無
所助入則事之出
則捨之視君位如
傳舍不置依感于
其間厲公以私憾
殺之固非其正矣

所助入則事之出
則捨之視君位如
傳舍不置依感于
其間厲公以私憾
殺之固非其正矣

所致故曰人無釁焉苟人無釁妖不自作則妖不能

人棄常則妖興言子儀棄其常道則故有妖故鄭有

禍○厲公入鄭厲公遂殺傅瑕背大陵使謂原繁曰

厲公又使人謂鄭大夫原繁曰傅瑕貳言傅瑕有周有常刑諸侯皆

故言周家有既伏其罪矣罪而受誅矣納我而無貳

典常之刑心者苟納我而無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上大夫

我皆許用吾願與伯父圖之伯父謂原繁吾願與原

且寡人出且自我伯父無裏言謂原繁不曾人之入

國又不念寡人謂原繁又無寡人憾焉言我以此對

曰原繁答先君桓公桓公鄭始命我先人命我原繁

父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社稷有

主鄭子儀既為鄭而外其心公是外其心其何貳如

之其何貳苟主社稷苟主鄭國之國內之民凡在國

其誰不為臣其誰敢不臣無二心為人臣不敢天之

制也此上天之所制子儀在位子儀即鄭子十四年

矣子儀自桓十八年而謀召君者鄭既有君而庸非

貳乎用非有貳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莊公之子猶有

人子忽子豐子儀皆死獨厲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

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大夫之納已而可以濟事

則捨之視君位如設使八人者皆如厲公以大夫之納已而可以濟事

官爵行賂而勸貳心之臣使之納已而可以濟事

以濟其篡君其若之何則貳心之臣又將殺厲公以

奪之事取厚利厲公亦將未如之何

今尚書
無意之
易句

其或者假手於厲
公以大怒為臣者
哉

凌雅隆蛇北方水
物水數六故六年
而厲公入談火未

盛而進退之時益
厲公據櫟而有復
國之勢人皆畏忌

實由子儀不自強
正使厲公有此氣
談故云妖由人興

子儀既不能強又
不能弱失其常度
故云人弄常

經世鈔禧按林云
子儀畏忌之氣談
未是子儀安得有

氣談耶
劉懷恕妖由人興

足破千古之惑故
其枯祥桑退焚惑
亦皆及之自己名
言也夫
孔尚典厲公一入
即殺傅瑕蓋懲於
祭仲之專也祭仲
逐昭立厲幾不免
雍糾之難傅瑕又
欲效其轍思矣從
古禮廢立據大權
罕有得其終者
孫鑄重言當是腹
心之密言
經世鈔正論妙語
厲公聽之繁可以
無死矣而卒死者
昏暴之君不可以
情理奪也故惠公
殺里克而懷公殺

臣聞命矣臣聞君欲殺乃縊而死乃自縊○蔡哀

侯為莘故蔡哀侯為息侯誘蔡而敗繩息媯以語楚

子繩譽也譽息媯之美以楚子如息楚子乃以食入

享為設享食之具因遂滅息遂滅以息媯歸以息夫

生堵敖息媯長子楚人謂未成君及成王焉息媯未

言雖生二子楚子問之楚子問息媯對曰息媯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我以一婦人之身而事縱弗能死縱

能守節能守節其又奚言尚何面目對楚子以蔡侯滅息楚

蔡弗地曰入言入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舉盤庚言惡易

隱六年傳註易去其如蔡哀侯乎其如蔡哀侯入

聲鄉去聲撲音朴宋服故也詳見

乎見經冬會于鄆詳見

經十有五年壬寅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

鄆衛地衣裳之會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入齊

鄆齊桓公始伯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邾即

歸寧沒則使卿寧禮有鄭人侵宋鄭即

宋主兵故序齊鄭音電鄭人侵宋鄭即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復會諸侯于齊始霸也齊始定

秋諸侯為宋伐鄆鄆附庸屬宋而叛鄭人聞

之而侵宋間諸侯有伐鄆之事

左傳評本卷六

狐突晉文啟寺人披而楚莊生解揚雖然均一死耳繁之縊不愈於瑕之殺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按繩息婦禮表記孔疏云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付度亦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鍾惺曰譽曰繩失其解則未之考魏禧息婦辱身猶能報仇亦女中之傑即不言想見堅忍之志惜欠一死耳

息夫人廣詠云細腰宮裏露粧新脉々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以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蓋譏其不能如綠珠之於石崇墜而死也此意雋永且是非甚當

始諸侯於此也

補注蔡侯在楚而蔡人會于北杏此刑所以入蔡也傳乃以為由息婦故失在采輯未備舉其細遺其大後人因此併其可據者一坊疑之則又過矣

莊經十五年許翰十三年十四

經十有六年癸卯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

鄭宋主兵也○秋荆伐鄭荆患自蔡及鄭矣○冬十有

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

盟于幽宋地衣裳之會四齊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邾子克卒邾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間諸侯而侵宋故諸侯為宋討也

鄭伯自櫟入十四年鄭厲公自櫟入國時緩告于楚緩遣使告楚秋

楚伐鄭即經書荆及櫟及鄭櫟也為不禮故也為鄭厲公不禮於楚之故也

錄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桓十五年鄭祭仲殺雍糾逐厲公今厲公返國祭仲已死故治與於殺糾逐君之亂者○與餘去

九月殺公子閔別

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別○公父定叔出奔衛叔

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定叔雖有罪不絕共叔段之祀使以十月入使

叔以十月入鄭謂十月為良月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盈數為良月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強鉏不能早避害故為厲公則其足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得鄭之成也○錄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滅晉侯緡遂并晉國盡以其寶器賂獻周僖王王就命以一軍為晉侯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晉武公武公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各此蓋推原先時晉武公伐夷而執周大夫詭諸○詭音鬼

為國請既而弗報既免

而免之武而免其執○為于委反

既而弗報既免

既而弗報既免

既而弗報既免

既而弗報既免

既而弗報既免

既而弗報既免

年會至是又會三而不報施子國即為國故為國怨詭諸而作亂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

示重慎是以盟則為國謂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人與我伐夷遂以

增補合注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

傳說軍篡鄭之役至惠王立始召公忌父出奔號周公忌父王卿士出惠王立而復之

宋實主兵故齊序宋王伐鄭伐徐亦經十有七年甲辰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

同胡傳謂二十七鄭執政大臣請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

則三十二年梁丘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秋鄭詹自齊逃來無

之遇宋先於齊亦因以自盡為文殲音尖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

將疑齊未成伯耶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青逃以賤之

傳十五年陳眉公齊左帥諸侯伐鄭而鄭即間音眉

之使宋可見齊桓主伯之勢猶未振而諸侯尚未知所畏也

補注傳言始伯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從衛鄭復叛益諸侯之心猶未也

莊經十六年增補合注但書會不書公或謂為莊公諱或謂以微者行恐文字脫簡

陳岳凡空書會某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

孫復郝稱爵者始得王命列為諸侯

傳十八年十七年晉武公卒附錄春號公晉侯朝

時惠王新即位故西號王饗醴王為二君設酒命之

公與晉獻公俱朝于周王饗醴置醴酒命之

左傳評林卷六

子國即為國故為國怨詭諸而作亂

使晉人與我伐夷

周公忌父王卿士出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齊桓始霸鄭既伐

也俞舉曰不日缺
文也不書葬不往
會也

傳十六年

凌稚隆齊左圖伯
楚亦浸強而鄭適

當其衝中國得鄭
則可以拒楚楚得

鄭則可以窺中國
以故楚乘諸侯伐

鄭之弊而繼伐之
以圖得鄭窺中國

而鄭自此為齊楚
必爭之地矣

補注緩告于楚傳
見鄭嘗附楚

汪道昆復共叔之
孫亦見厚道

王陽明王利曲沃

之寶賂而命之為
侯與後之賈爵者
何異

張半菴為國以詭
諸之弗報而謀亂

其量誠隘然詭諸
背德其取禍亦宜

也

陳傅良於周公忌
父見凡奔者復之

則不書說在文十
一年

莊經十七年

趙匡公穀皆云詹
鄭之微者書甚佞

也言微者不當書
特為佞書諸見執

者豈無罪乎何獨
特書此佞

宥及至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其歡也皆賜玉五穀雙玉為一穀二若皆賜玉五雙

音角又馬三匹馬皆三匹非禮也非命宥之禮也王命諸侯言王命諸侯伯七命不以

禮假人不以禮假借於人今晉侯與虢公晉公同賜是以禮假借於人也

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號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

援皆在周義為王定昏陳嬀歸于京師陳人敬從故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立其后稱

于濟西見經不言其來不言其來來侵伐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

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秋有貳經見為災也詳見附初楚武

王克權權國名克勝也使閻緡尹之閻緡楚大夫守權官名使閻

之寶賂而命之為緡為權尹以守之以叛緡以圍而殺之楚圍權而殺緡遷

權于那處遷權之民于那處楚地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使敖為及文王即位四年楚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在六年

而驚其師巴師驚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巴人被驚而叛伐楚邑之那處

取之巴取遂門于楚乘勝遂攻楚城門閻敖游洧而逸閻敖能守城又游洧水而

走洧水各洧音勇楚子殺之楚文討其罪而殺之其族為亂閻敖之族為亂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巴人因閻敖之亂以伐楚國

經十有九年丙午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

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谷梁

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

言也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

左傳平本卷六

左傳平本卷六

傳說彙纂左穀作也結在野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
殲蓋盡殺之也公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勝陳之好故
羊作鐵何休以為冬各來伐○勝音孕又音剩 ○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
相截汙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幽之盟又使勝臣行所以
增補合注書逃以罪魯之受逃邊邑也

傳十九年 ○附錄 **春楚子禦之** 承上文禦巴人伐楚之師 **大敗於津**

津楚地楚子還楚師既鬻拳弗納官弗納楚子欲敗其志使別立 **遂伐黃** 黃嬴姓國楚子感其忠遂伐黃國 **敗黃師于蹇**

陵 蹇陵黃地楚敗黃師于蹇陵 **還** 楚子自及 **湫** 湫楚地

有疾 楚子有疾病 **夏六月庚申卒** 楚文王卒 **鬻拳葬**

諸夕室 鬻拳葬楚文王于夕室之地 **亦自殺也** 鬻拳亦自殺 **而葬於經**

歸豈非劊伯之初人情未協有難以深罪者乎不然桓公管仲為政而罪人胡以得逃也於此可見小之服大出子力之不贖而以為服入者有時而窮也

皇 經皇冢前闕鬻拳自以生守 **初鬻拳強諫楚子** 先

兵 鬻拳以兵懼而從之 **楚子弗從** 鬻拳之諫 **臨之以**

君以兵 言我以兵 **罪莫大焉** 人臣之罪 **遂自刎也** 遂

刎其足以示 **楚人以為大闕** 楚子以鬻拳為賢但既劫君之罰 **謂之大伯** 以大伯異其名稱 **使其**

後掌之 使鬻拳之子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君子

奉可謂以 **諫以自納於刑** 自刎其足 **刑猶不忘納**

君於善 既刎其足猶時進忠諫不忘納君於善此言

自惟楚文王能盡 **附初王姚嬖于莊王** 王姚莊王之妾姚姓

其忠愛所以與也 ○錄 **初王姚嬖于莊王** 之妾姚姓

按穀梁傳曰一有 **君於善** 既刎其足猶時進忠諫不忘納君於善此言

是也今以一有一者也得嬖寵于莊王姚羊消及嬖音閑生子頹王姚所生頹有寵其得嬖故子頹

為國為之師莊王使為國師及惠王即位惠王乃莊王之孫即

王取為國之圃以為囿以爲王之花園邊伯之宮王取之

伯之宮室近於王宮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惠王又奪周大夫三

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惠王故為國喪圃邊伯

石速喪秩詹父子禽祝跪喪田作亂傳詳言六

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附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五大夫為國邊伯詹父子

不克五大夫攻出奔温温蘇氏邑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惠公亦抗莊王以入國

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國一師冬立子頹衛燕

經二十年丁未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

大災無傳秋七月冬齊人伐戎無傳齊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鄭厲公與惠王子頹

不克不能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也從夏鄭伯遂

以王歸鄭厲公遂以王處於櫟惠王居于秋王及鄭

伯入于鄆鄆桓王所取鄭邑惠王及鄭伯遂入成周

取其寶器而還取成周傳國之冬王

增補合注結以勝往事至微也何緣

莊經十九年起耳

附見此段與下連讀從關緒引入關

也之伐蓋自己致寇

社室不幸哉補注啖氏曰書進

明已去而追直言事實有何諱乎

王荆石闢縉閣款並非良臣武王何

而為所設耶已入也

左傳詩林卷六

遂與伯主為盟設

亦謂結為魯設免

難之策為齊畫講

好之計是以春秋

善結也若然則齊

宋陳何以冬即來

伐或又以為三國

伐魯以結不奉君

命而專之之故若

然則齊桓公何不

當其會時叱而絕

之而既與之盟矣

旋即背盟而來伐

安在其伯主哉朱

子所謂春秋自有

無定當處蓋正指

此類耳

家鉉翁前此美氏

如齊齊不能討遂

使肆然罔忘湯遊

及苦非惟魯之辱

亦齊之辱也

黃震諸家多謂齊

宋怒結抗君而來

若止怒結之抗不

受其預盟足矣伐

我者必其素謀耳

傳十九年

陳傅良傳見楚卒

子頽享五大夫

王子頽既立乃為薦國

樂及徧舞

之時徧舞黃帝堯舜夏商

周六代之樂

號叔

號叔之子曰寡人聞之

鄭伯自謂

哀樂失時

各有其時當哀而樂當樂而

殃咎必至

今王子頽

時頽已立而稱王

歌舞不倦

樂禍也

禍為可樂也

夫司寇行戮

而况敢樂禍

乎

而况敢樂王

奸王之位

臨禍忘憂

憂必

及之

必殺戮之

蓋納王乎

而舉納王之義乎

號

公曰

號叔

寡人之願也

號公聞鄭伯之言以

為是吾之所素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

戊申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

突卒

鄭厲公卒于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傳二十一年

春晉命于弭

鄭伯將王自圍門入

殺王子頽

及其篡

及五大夫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樂備

樂及徧舞

樂備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武公也

文法之變

特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武公也

左傳平林卷六

二十三

矣。顧九疇君而臨之，以兵罪莫大焉。而曰愛君，何也？豈左氏君乎？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耶？至後漢徐幹有曰：兵諫以為忠，不如無忠焉，噫！得之矣。

艾子：丁年，諸臣圍官田，秩四事，誠為釀亂。孫鑿：王室有如許，大事齊桓竟若不能，聞經又不書，殊可疑。莊經二十年：張溥：吾非父母國，而如者，意夫人為鳥去，又如字。

齊桓所絕也。夫八行年六十，而不知耻，莊公成君二十，年而不能子，是可哀也。傳：說彙纂：我近齊而為魯患，齊桓伐之，所以親魯也。家鉉翁謂：周有子類之亂，而坐視不救，洵為正論。若程端學責其不告王而專伐，則諸侯專伐者多矣，何以獨責桓乎？傳二十年：周莊王：信王一惠王：王子類：經世鈔成周洛邑。

先見鄭武公傳平王而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今惠王復賜厲公，以其祖之封略自虎牢以東。

原伯曰：公也。鄭伯效尤。原莊公也。鄭伯效尤，言鄭伯效學子類之過，備樂。其亦將有咎，言鄭伯亦必。其亦將有咎，言鄭伯亦必。

五月，鄭厲公卒。果如原伯之言。錄王巡守，號公為王宮于珪。珪，號地為王宮。以尊天子。○珪，音狝，本或作紵。

王與之酒泉。王與號以周。鄭伯之享王也。公先享。王以后之鑿鑑予之。飾此古之遺服，惠王以與。

鄭虢公請器。號公請器於王。王予之爵。以爵飲酒，器惠王。鄭伯由是始惡於王。與王室有惡，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

冬，王歸自虢。傳言惠王之備。

經二十有二年，巳酉，春，王正月，肆大眚。無傳。赦有罪者，罪書稱，皆災肆赦。傳稱，肆書，圍鄭皆放赦罪人，湯漆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皆省。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突成。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御音禦。

夏五月，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蓋齊桓謙接諸侯，以崇伯業。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

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春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經書八公子傳稱太子以實言也。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音專。顓孫自齊。

東都也百姓所居
在灑水澗水之間
今河南府治

王荆五子類以度
孽而好王位殃咎
固所必至者奚俟

哀樂失時而知之
振微此將不納王

平

按說叔即說公也

為說公子注謬下

同

王錫爵鄭說相命

納王而靖亂之功

鄭視之說為最王

乃待說有加能無

名亂平

凌稚隆周禮王一

舉則十有二物皆

有俎以樂備食不

舉

莊經二十一年

家鉞翁百鄭突之

入于櫛春秋蓋絕

之矣及周惠王以

子類之亂出居于

櫛諸侯勤王者獨

鄭與說爾厲公雖

有篡國之罪亦勤

王之功是以春秋

於其卒與葬而復

錄之

張洽文姜之行惡

矣而卒以國君之

母寵祭終身三用

小君之禮此魯之

禍所以未艾必至

於莊公之終而君

弑哀姜慶父誅而

後魯亂始息也

來奔顯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公子

敬仲故辭敬仲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公子

幸若獲宥君之幸得陳及於寬政寬大之政赦其不

閉於教訓赦其不閉而免於罪戾而不討其出

於負擔勉去離也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君之惠

也此齊君恩所獲多矣君亦已多矣敢辱高位敢不

言不敢辱齊以速召官府之謗讟蓋當官

請以死告請味死告免詩云舉逸翹翹車乘翹翹

豈不欲往我豈不欲畏我友朋之恐為朋友使為工正

乃許敬仲辭卿而使為飲桓公酒飲桓公酒齊桓公賢之故就

為工正掌百工之官也飲桓公酒其家飲酒據敬仲

公酒飲陰去樂飲酒相得為公曰桓公謂以火繼

之樂飲不忍輒散敬仲曰臣卜其晝臣之享君禮

事也故曰臣未卜其夜未卜其夜若夜飲則不敢不敢

酒以成禮飲酒之道以成不繼以淫淫沈酒也不敢

酒義也是為合以君成禮以其君成弗納於淫不飲

而納君是為愛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卜曰吉曰得是謂

鳳凰于飛鳳凰瑞禽也雄曰鳳雌曰凰和鳴鏘鏘鳳

俱飛和鳴鏘鏘然如敬仲夫妻相隨有媯之後媯陳

適齊而有聲譽鏘音鎗本又作將

其妻占之懿氏之妻曰吉曰得是謂

鳳凰于飛雌雄俱飛以比敬仲夫妻

和鳴鏘鏘鳳

有媯之後媯陳

適齊而有聲譽鏘音鎗本又作將

其妻占之懿氏之妻曰吉曰得是謂

鳳凰于飛雌雄俱飛以比敬仲夫妻

和鳴鏘鏘鳳

有媯之後媯陳

適齊而有聲譽鏘音鎗本又作將

其妻占之懿氏之妻曰吉曰得是謂

鳳凰于飛雌雄俱飛以比敬仲夫妻

和鳴鏘鏘鳳

有媯之後媯陳

適齊而有聲譽鏘音鎗本又作將

傳二十一年
正字通將扶進也
小雅無將大車左
傳鄭伯將王云云
經世鈔分入以防
不虞

仲有媯將育于姜姜齊姓言敬仲五世其昌齊敬仲在
之後也將育于齊也八世之後敬仲在齊莫之
與京與此此皆所占之辭陳厲公蔡出也姊姝所

陳傅良及五大夫
凡篡立雖王子殺
之不書
經世鈔說他人
已歸之所謂局
外者明局中者暗
智士每々如此

侯者周大史有以周易象數之學見陳陳侯使筮之
侯者侯言吉凶者見如字又音現
陳侯使筮之
侯者侯言吉凶者見如字又音現
陳侯使筮之

同上天子蒙塵宗
祧失守俾而得復
當憂勞恐懼安民
奉祖且子類雖好
親為叔父殺之固
當獨無不忍乎故
君臣備樂亦謂之

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巽上觀
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巽上觀
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巽上觀

樂禍
五經類編春秋時
巡狩之典已廢此
年王巡號守特以
其有功而幸之非
能巡狩也

家者也今敬仲得此言敬仲代陳不在此言敬仲代陳其在此國
當在非此其身非此其身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在敬仲光遠
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光尚遠而自他處坤土也坤為

莊經二十二年
程頤大嘗而肆之
其失可知凡赦何
嘗及得善人諸葛
亮在蜀十年不赦
審此爾

巽風也巽為風此乾天也乾為天此觀六風為
巽風也巽為風此乾天也乾為天此觀六風為

劉鮪夫人之謚皆
私謚也婦人不尸
善名不當別謚
王蕉婦人法無謚
也生以夫國冠之
韓姑秦姬是也凡
以夫謚冠之莊姜
定姒是也未世別

於土上乾上坤下故曰山也正卦三四五爻
於土上乾上坤下故曰山也正卦三四五爻

林天之光皆居坤之上
故曰居土
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言之

於是乎居士上山
於是乎居士上山

實旅百良為門庭庭實庭之所實也旅陳也百百品

實旅百良為門庭庭實庭之所實也旅陳也百百品

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此有國朝王

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此有國朝王

實旅百良為門庭庭實庭之所實也旅陳也百百品

實旅百良為門庭庭實庭之所實也旅陳也百百品

禮記

為作謚如景王未
崩妻稱穆后非禮
也

劉敞此其以五月
首時何春秋故史
也

增補合注書時之
首月而四訛為五
也

凌稚隆莊公忌殺
父之仇求齊齊女
故春秋盟於防納

幣遇穀盟扈觀社
逆如丹楹刻桷大
夫宗婦觀用幣一
一書之不厭其多
者以皆為夫人而
設示譏也

古者
言此

傳二十二年
翼宣公欲立嬖姬

互體奉之以王帛乾為金玉坤為布帛此諸侯朝
王陳贄幣之象此亦以變卦言天

地之美具焉天子賜之土田諸侯獻其國之所有天
地之美具焉此亦以正卦變卦互體言

故曰利用賓于王如此則朝王之禮足
美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

尚有關感之義焉此故曰其在後乎觀感而化非朝
夕所能故曰在

後非此其身風行而著於土此亦以正卦言
○著

故曰其在異國乎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
矣故曰在異國不在此而在

若在異國又推原風行著
必姜姓也

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為堯四嶽此大嶽
○大音太嶽音岳

物莫能兩凡天下之物莫能兩大言
陳衰陳國衰微此其昌乎

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
陳桓子始大於齊桓

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
成子得政桓也

故傳備言其終始○上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
而開一世之基辭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

敬仲託其子孫於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倣此

經世鈔寬政謂齊齊也

有其罪而加以寬政舊注非

李笠翁以羈旅漂泊之臣一旦至齊

八世之後而有齊國殆天意非人力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

左傳平林卷六

子欵故殺其太子
補注陳氏曰杜稱
太子以實言非是
蓋經改正之若殺
太子當稱陳侯
而開一世之基辭
似因生義教者也
尚書洪範通龜筮
以同卿士之數
敬仲託其子孫於
示來世而君子志
其善者遠者他皆
倣此

子孫始
昌盛乎
陳無字也乃
敬仲五世孫
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叶於上
故傳備言其終始○上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
而開一世之基辭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
敬仲託其子孫於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倣此

如此佳詩孔子豈肯刪去史稱詩書並闕書至今逸其半詩三百獨全何也多係漢儒纂補故國風為不理之言即左引諸詩是一確據 季筮初而觀敬仲辭卿辭火之言於守身事君之禮皆能及也 沉雲將韓簡子曰先君之敗德及引數乎史蘓是古勿從何益子服椒曰忠信之士則可蓋春秋時惟二子知易哉 季筮初下筮易之末也聖人用之以導惑教愚亦陳其吉凶之大端而擬議取舍則存乎人矣其他怪迂語特數史賤人所為抑好事者睹其成敗追合之云耳左氏所稱述者尤眾衰世之習尚固然耶 經世鈔附會後事却燦然可觀左氏此等最多而此篇文字最歷落錄之以見一功 劉用熙觀國之光利用以下五字衍注疏以為不行 魏禧左氏上筮於後事有纖悉奇中處後人謂之附會誠為可疑然世命相下數亦有纖悉奇中者則左氏所載未可盡以傳會抹煞也 讀書質疑大獄之後也四岳乃一人以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堯首巽以位四岳辭之其節高矣獨薦舜其識明矣何史失其名而虞書沒其人耶既姓氏不彰後世相傳姜呂申許俱四岳之後何邪世人因堯遜位而岳薛遂謂四岳許由更謬 補注成子得政傳於此見陳氏之始朱子曰陳敬仲華萬季子友占筮皆其子孫假託如後世符命之類 劉懷恕天欲興陳本國亦可而乃使之齊何也豈太公之德至此而衰乎周史解易之詞燦然有文可觀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莊公三

莊經二十三年

經三十有三年庚戌

二十二年楚熊渾弒其兄堵敖代立今年是為楚成王元年

趙與權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朝之禮俱廢焉

春公至自齊

無傳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

啖助私行假言聘使聘

○祭

夏公如齊觀社

齊因祭社故公往觀之

趙與權祭有祭公

自齊

無傳荆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祭伯祭叔意者叔蕭附庸國叔名也就穀朝公故

不言來

此僭朝於方岳之禮

秋丹桓宮楹

桓公廟也

其弟也猶蔡季許叔之類伯其爵也

楹柱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無傳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公其官也

○楹盈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無傳扈鄭地

增補合注墨子云射音石又音亦

且曰二後口費

宋之桑林男女之扈音社時俳優諸戲之觀耳如楚軍實恐不必然

公羊氏謂觀社為觀齊女也得之

孫復荆十年敗蔡師于華始見於經

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

稱入者以其修禮來聘少進之也

張洽書朝公以見非其地蕭之來魯

之受皆非禮也

高閔莊公不能為桓復讎而反娶其

女以奉祭祀故丹

楹刻楹以示等甚矣莊公之行能也

夫宗廟之飾國有禮如舜觀羣后非是

禹會塗山之類

王如來謂朝天子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觀社非禮也 非交鄰國之禮也

曹劇諫 曹劇諫莊公曰不可 齊觀社 夫禮夫先王制禮

所以整民也 辨上下定民志以整齊萬民也 故會 故制為諸侯

訓上下之則 以教訓諸侯上制財用之節 制貢賦多

朝制為諸侯 以正班爵之義 以正五等班爵後先之宜 帥長幼之

序 其班爵同者則以年齒長幼為次序 長張上征伐 有罪之法 以討其不

然 不然不用命也 謂不朝 諸侯有王 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有王事

王有巡守 天子適於諸侯曰巡 以大夫習之 會朝之

非是 非是會朝之事 君不舉矣 國君不輕舉動矣 君

舉必書 人君舉動史官必書於策 書而不法 書之史策而不合先王之法 後嗣

何觀 後嗣子孫何所觀瞻 以為貽謀燕翼之道 錄 晉桓莊之族偪 叔莊

伯之子孫強盛偪 獻公憂其 士為曰 士為 晉大

夫謂獻 去富子 富子桓莊二族中之最富強者去富 去富

則群公子可謀也已 富子既去則羣公子可徐徐 謀去之矣本根既去則枝葉

公曰 爾試其事 爾試用去 士為與群公 士為與群公

子謀 士為知羣公子惡富子富 強故與之謀因而問之 譖富子而去之 狀 誣

之楹 丹桓公之 廟柱也 骨肉則黨弱羣公子所以終於見滅 〇秋丹桓宮

經二十有四年辛亥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刻鏤也楹 椽也將逆

諫之體 諫之體 諫之體 諫之體 諫之體 諫之體 諫之體 諫之體 諫之體 諫之體

加於禰官亂王制 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 具文見意

程端學諸侯非王 事不出境且諸侯 各有其社舍所事

而觀他國之社已 非禮矣况齊為隣 國又有新昏之嫌

於此見莊公之弃 國政無君父壞禮 法忘廉耻縱遊觀

罪具見矣 張半菴曹劇於長 勺之詐戰甚為可

警而觀社之諫則 與禮賸然深得規 諫之體

按隱元年傳云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

穆文熙處公族固自有道士為胡為此謀敗獻公不仁者必此言夫

經世鈔富者易於有為故去之然富為人所以忘富者少而貧者多以多去少又易為力也

陳卧子用其所親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所以終於見滅孔尚典人於至親稍有疑變則讒即從而中之今有無

夫入故為盛飾字林云齊魯謂棖為榆○刻音克榆音角○葬曹莊公傳○夏公

如齊逆女無傳親○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

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大亦無

冬戎侵曹無傳○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

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赤歸于曹為戎所納故曰歸○郭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鏤其皆非禮也皆非事宗廟之禮也御

孫諫御孫魯大夫諫莊公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儉德

之共也共字無音司馬公訓儉文引此言儉者上後

而君納諸大惡奢修之大惡無乃不可乎言其甚

惡之大也莫大之先君有共德先君謂桓公不丹

秋哀姜至即莊公所逆之公使宗婦觀用幣莊公

御孫曰御孫見男贄古之見者必有贄故大者玉

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小者禽鳥執鴈也以

章物也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侯而行雞取

女贄婦女相見不過榛栗棗脩榛似栗而小脩銀

不過榛栗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

以告虔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

其名以告虔敬也○榛側巾及今男女同贄今大夫

其各以告虔敬也○榛側巾及今男女同贄宗婦同

其各以告虔敬也○榛側巾及今男女同贄宗婦同

故使我害其至感奢者此其人必將圖後

我者也不嚴拒而痛絕之即當陞警德而豫防矣

莊經二十四年

趙恒天子諸侯黜宗大夫宗婦傳不言大夫惟舉非常也

天子之楸劉之奠之加密石焉諸侯劉之奠之而今刻之亦非也丹刻雖天子無其制此舉蓋不但僭而已又過之矣

吳徵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後得親迎以非常書故致之以示譏也

中饋

世帶

同樣木間楸不與橫楹

張洽妻者齊也書用幣觀夫人是無別也是男女無辨別男女之別男

八月丁丑入見後是男女同贊別邊入下同國之大節也家齊而後國治所以為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

孫覺郭公春秋書之別梁公言梁之自也管子載郭公之跡蓋亦曰郭自也與群公子謀士為去年已與羣公子謀去使殺游氏

之二子使羣公子自殺游氏之族最強者士為告晉侯士為不過二年不過

年受命獻公曰爾試其事至是乃復命曰可矣言桓莊之族漸微君必無害矣

更歷二君必無患桓莊之族漸微君必無害矣

國疑即東號也按注言不可通公穀說既不明了而採用之左氏故左氏無傳

傳二十四年侯朔卒無傳惠公卒子懿公赤立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

祭于社伐鼓也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

秋大采鼓用牲于社于門門也冬公子友如陳無傳

孫鑣其稱是承上文語大夫出聘之始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聘於魯始結陳好也

胡寧大夫宗婦觀譏同見也故不稱陳魯始交結聘及用幣譏同贊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觀只書宗婦觀足附見經并書大夫傳單點宗婦經意本只重宗婦用幣也此便是認題之法

俞寧世莊公制于文姜娶齊女以為宗庶丹刻以誇之日食於是乎用幣于社此言諸侯之禮用幣于社

未作隱陰氣也正陽之月建巳六陽日有食之謂建

非常鼓之月鼓之非禮也蓋以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致月錯唯正月之朔

而傳言唯者明此月非正陽之月也今經書六月

於是乎用幣于社此言諸侯之禮用幣于社

於是乎用幣于社此言諸侯之禮用幣于社

於是乎用幣于社此言諸侯之禮用幣于社

於是乎用幣于社此言諸侯之禮用幣于社

用幣以隆之無入
心矣御孫斥之曰
大惡指之曰無別
而忘彭生之仇啟
慶父之奸俱在言
外極隱極嚴

李卓吾士為欲張
公室不能為君明
正國法乃前諸富
子而去之此又謀
殺游氏二子何其
誦也噫用小人以
夫小人能常靖乎
經世鈔二游必不
富而有強力者去
富于二游之力必
多

莊經二十六年
李蕙女叔稱字穀
梁啖助張洽皆以

為敬老而書字疑
非春秋之意
孫復案日食三十
六書鼓用牲者三
此年六月辛未朔
三十年九月庚午
朔文十五年六月
辛丑朔是也

胡銓采聞大水而
用牲者况伐鼓于
門乎書者非惟惡
為國之非禮惡其
不務修政事以消
患彈災而為是區
々淫巫瞽史之見
也

啖助凡公及內卿
往他國朝聘皆書
日如
傳二十五年

伐鼓于朝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秋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見經亦非常也失常禮也凡天災

謂日月月食有幣無牲以幣祈請而巳不用牲非日月之眚眚猶

月侵月為眚非日月之眚也○眚生上不鼓水災不附錄晉士為使

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二十四年殺游氏之二子故今年又使盡殺游氏之族

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乃城聚邑而處羣公子外示優寵冬晉侯圍聚

公乃以師盡殺群公子盡殺桓莊之子孫卒如士為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癸丑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秋公會宋人齊人伐

徐無傳宋序齊上主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六年附錄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大司空在晉卿也賞去桓莊

夏士為城絳絳晉所都也史記是年晉始都絳以深其宮深

秋虢人侵晉無鍾鼓冬虢人又侵晉為

經二十有七年甲寅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

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

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公會齊侯

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濮音卜

左傳卷七

左傳卷七

左傳卷七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見經非事也非諸侯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非宣布德義則不巡守諸侯非

民事不舉諸侯非經理民事則不輕舉動卿非君命不越竟諸侯之

非將其君之命則不越出其國之境夏同盟于幽見經陳鄭

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敵仲二十五年鄭文公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盟于幽陳鄭始服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見經非禮也非大夫不

原仲陳大夫季友之舊也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季友私往陳國會原

仲之葬故傳特發之冬杞伯姬來見經歸寧也伯姬莊公之

問父母安否也凡諸侯之女言凡春秋書諸侯之女出入之法歸寧曰來歸

寧問父母則書之曰來出口來歸言不入其國也夫

人此言書夫人歸寧曰如某歸寧其父母出口歸于

某為吾國所出而歸附錄晉侯將伐虢晉獻公將伐

六年兩侵晉大夫不可不可伐虢公驕言驕公

若驟得勝於我時虢屢伐晉而晉不必棄其民必

晉而不撫汪克寬宋先於齊無衆而後伐之棄民則失其心是無欲禦

我號公雖欲誰與誰與之效死哉孟子曰城非不高

不多委而去之是誰夫禮樂慈愛禮以導中樂以導

與之守也與如字夫禮樂慈愛禮以導中樂以導

弟戰所畜也人君以此四者教民涵養有素然後以

不愛名正言順戰無夫民讓事禮之樂和樂之

不克畜音蓄下同夫民養民之道讓事禮之樂和樂之

樂音愛親慈之哀喪愛之而後可用也民必如此而

莊經二十七年

許翰隱桓世有戎

盟至於燕公戎始

變渝是以有濟西

已勝矣

增補合注罪在專

殺而見殺者是非

不論也故不書姓

氏

汪克寬宋先於齊

而公書會則宋主

兵明矣蓋桓公伯

業未盛亦若伐鄭

伐鄭之先宋也

傳二十六年

李笠翁王為左得

賞即拔絳以深其

官始亦以已之謀

入者自為防患計

牧

莊經二十七年

孫魯伯姬前年歸

可力 祀會公于洮三傳強

號弗畜也 樂慈愛之道

亟戰將饑 而以數戰為

事則妨奪農

皆無淫惡之跡春時

將有飢饉之患此所謂兵戈之

秋書之與夫人姜後必有凶年是也

○函欺冀反

○附錄 王使召伯廖

氏會齊侯于禚文

賜齊侯命 桓公命為侯伯

○召音邵廖音聊

且請

衛立子頹在二十九年

人無專行之道傅

母不至不下堂伯

以其立子頹也

後惠王復辟未曾正

衛無事而會公于

洮其犯禮之迹無

頹之罪

○公

○秋荆伐鄭

○公

禮以申伯令而

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

賤者告戰不地者史失之

○

諸侯之心也魯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邾魯下邑也曰

○冬築郿

郿魯下邑也曰

陳鄭皆至而衛獨

會齊人宋人救鄭

諸侯救

○冬築郿

郿魯下邑也曰

不來故明年伐衛

○大無麥禾

書於冬者五穀畢入

○臧孫辰告糶于

糶孫辰告糶于

命不越境況以舊

故適他國而葬之

○

○

○

乎春秋未有書外

大夫葬者時書葬

原仲以示戒也

何濟山祀先代子

孫也方東樓公始

封與微子啟無異

傳二十八八年春齊侯伐衛

釋經書人

戰敗衛師

釋經

得郊祭而用天子

數之以王命

數衛以惠王之

取賂而還

取賂於衛

禮樂入春秋已失

○附錄 晉獻公娶于賈

賈姬姓國晉獻公

無子

無子

公爵降而曰侯後

○錄 晉獻公娶于賈

賈姬姓國晉獻公

無子

無子

稱伯稱子都無定

所生之女嫁于

及太子申生

齊姜所生之男

又娶

限足知其微弱備

女於戎 獻公又娶太

大戎狐姬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

戎者姬姓以狐為氏

國之大體者哉

是為狐姬所生

小戎子

小戎允姓之

小戎子也小

補注出曰來歸言

凡諸侯之女傳見

年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女蓋驪戎男受伐而納其女

大夫葬者時書葬

原仲以示戒也

何濟山祀先代子

孫也方東樓公始

封與微子啟無異

得郊祭而用天子

禮樂入春秋已失

稱伯稱子都無定

限足知其微弱備

國之大體者哉

補注出曰來歸言

凡諸侯之女傳見

年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女蓋驪戎男受伐而納其女

大夫葬者時書葬

原仲以示戒也

何濟山祀先代子

孫也方東樓公始

封與微子啟無異

得郊祭而用天子

禮樂入春秋已失

稱伯稱子都無定

限足知其微弱備

國之大體者哉

補注出曰來歸言

凡諸侯之女傳見

年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女蓋驪戎男受伐而納其女

左傳載齊桓受賂為天子傳，晉人謂之二五耦。二，相耦，廣一尺，共起而還，則亦不得為終言其事。○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子元楚文王弟，為伯討矣，故先備有室，若兼罪齊衛者，並存之。

張洽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不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

趙匡，譏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又曰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有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郭登，臧孫不稱使，若自行者，所以著莊公無意於民也。

武備，以討鄭。而於未亡人之側，御人以告子元。御人，人之侍側也。以文夫人之言，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討襲仇讎之國，我及忘之。志仇讎之當討。秋子

先君以是舞也。先君文王以此樂舞習戎備也。用之，以習兵戎之祀戎，皆習用之。今令尹不尋諸仇讎，也。言子元不用此樂習武備，以討鄭。

不亦異乎。不亦與先君用御人以告子元。御人，人之侍側也。以文夫人之言，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討襲仇讎之國，我及忘之。志仇讎之當討。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甲士步卒，人數詳見隱公元年。傳註：入于桔柣之門。子元之師入鄭，桔柣遠郊，子乘去聲。入于桔柣之門。之門，○桔音結，柣音結，及子

元闕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旆。旆，子元自與三子特為尋日旆，繼旆曰旆。○御疆上。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二子在後，為殿反。衆車入自純門。純門，鄭外郭門，楚禦也。○殿顛去聲。衆車入自純門。純門，鄭外郭門，楚純如字。及達市。蓋及郭內方九。縣門不發。縣

施於內城門。鄭人示楚間。暇故不閉城門。○縣音懸。楚言而出。鄭人出兵而子元曰：鄭有人焉。而自言曰：鄭國有君子，人焉。諸侯救

鄭魯救鄭。楚師夜遁。楚子元之師畏鄭人將奔桐丘。鄭亦畏楚，將奔。謀告曰：往來，問探曰：謀謀人。楚幕

丘。鄭亦畏楚，將奔。謀告曰：往來，問探曰：謀謀人。楚幕

於外，則奚齊將不

觀其築郿，新延廢城諸及防牽連而書其義可見。

傳二十八年。王元美桓將王命以伐衛，是得討罪之正矣。而取賂而還，何桓之以義始以利終哉。豈管仲其時曾無一諫耶。此桓之所為止於伯也。

彭士望：悉於齊姜，凡悉生之子多不克終。衛晉其證。又曰：獻三娶皆同姓。張天如：驪姬以非出太子重耳，夷吾於外，則奚齊將不

元曰：鄭有人焉。而自言曰：鄭國有君子，人焉。諸侯救

鄭魯救鄭。楚師夜遁。楚子元之師畏鄭人將奔桐

丘。鄭亦畏楚，將奔。謀告曰：往來，問探曰：謀謀人。楚幕

於外，則奚齊將不

元傳評林卷七

九

得立故其使三五進言如此

王元美晉侯即聽

疑必驪姬於內又

丘維屏看使守則

其說本驪姬語也

其言大中機宜有

權制當使英主動

心其長舌如此

經世鈔從來內寵

外聲未有不相比

而亂國者

穆文熙使俱曰云

云即承上言君伐

既章使四隣諸侯

皆曰狄人曠絕之

地今皆為晉都邑

則晉辟土之功莫

宜於此杜注以為

公意未決復使說

之上下文義殊不

相承

邱維屏杜注廣莫

狄地之曠絕即謂

蒲屈非也蒲屈皆

晉邑何得言狄地

有鳥大將所居以幕帳蔽禦風雨軍衆屯聚乃止鄭

乃止不奔○冬飢五穀不熟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書飢在築

得糴也經書在下須禮也得恤民救荒之禮○築郟見經非都

也言郟邑之非都城也凡邑之制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禮

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無曰邑無宗廟邑曰築築

之城則築都曰城築都之城則書

經二十有九年丙辰春新延廐傳例曰書不時言新

造之辭音寃○夏鄭人侵許無鐘鼓○秋有蜚蜚扶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

城諸及防魯邑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傳以作字釋經書不時也

非作廐之時也凡馬凡養馬之法日中而出夜中分謂之春分秋

分也凡馬春分百草始繁日中而入秋分農功始藏

則牧於坰野故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水寒草枯則馬

還廐故日中而入今作延廐則當因○夏鄭人侵許

鄭文凡師之名有鐘鼓曰伐鳴鐘擊鼓聲無曰侵

鐘鼓無聲易輕曰襲輕兵掩其不備而襲之言襲者

其地而侵之如風寒之襲人不知其至○輕

去聲○秋有蜚蜚負為災也為田野凡物凡虫蝗不為

災不為田野不書不書于史策○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

時也書得城凡土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角亢龍星

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春夏秋戒事也於

時之務始畢民將間暇○見音現下同

楊慎子元之蠱文

夫人罪不容貸然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心為大火亥月之初心星次角一聞尋仇之說翻然知悔亦有俠士感憤之氣繼按子樹板幹而與作裁樹立版水昏正而裁十月而昏正於是而終處王官焉得謂有俠士感憤之氣品字箋蘇軾曰器久不用而蟲生謂之蟲人久宴溺而疾生謂之蠱穆文熙文夫人既令楚王殺蔡侯以雪父恨而又拒子元振萬使尋仇可謂奇甚子元奮然伐鄭似見悔悟乃復處王官圖遂宜洽其為闕班所

經三十年丁巳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齊將降秋七月齊人降鄆紀無傳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紀無傳

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人伐山戎魯地濟上聲

殺宜矣附見不亦異乎異是怪異之異林注拘陳臥子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人益能矯情鎮物令敵莫測其虛實也翼立入郭門及通市矣而吊橋不徹且傲楚言示間暇也縣門即今內城吊橋也附見楚言未審其何言想見一時絕倒李笠翁師之所止其幕無鳥此謀善識兵事者師曠曰

傳三十年是歲楚子附錄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命虢

皮即樊歸于京師歸于周也天子楚公子元歸自

伐鄭即令尹子元而處王宮欲遂蠱關射師諫射師

也諫子元則執而梏之足曰梏手曰桎此蓋執射

秋申公闞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闞穀於菟為令

尹是為令尹子文穀奴走及自毀其家自滅其家

以紓楚國之難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弱故子文自

冬遇于魯濟禮相謀山戎也謀伐以其病燕故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足曰桎
足曰梏
足曰桎

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進亦得此意

不必以獻為奉

陳傅良都曰城大夫不敢祖諸侯都城無宗廟之制今不取今案春秋書城多矣豈皆有宗廟杜氏欲通之於周禮尤非左氏惟不見周官故妄發此例爾

小教音

莊經二十九年按王孫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廐也又孔疏云延之義不可知穀梁云延廐法廐也

經三十有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

四月薛伯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地○六月齊

侯來獻戎捷捷獲也獻者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秋築臺

于秦無傳魯地○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為災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見經非禮也不當

功天子之禮凡諸侯凡諸侯有四夷之功有攘却四方夷狄之功

則獻于王則獻功于天子王以警于夷天子以警懼于夷狄中國則

否若伐中國諸侯有功則不獻其捷於王崇恩愛示不忍也諸侯不相遺俘同為諸侯

則雖夷狄之俘亦不以相遺俘囚醜也遺音位

經三十有二年己未春城小穀齊管仲私邑○夏宋公齊

侯遇于梁丘慶父同母弟僖叔也○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是

為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般音班

○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

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無傳邢小國此狄入伐之始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經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

城其私邑為去聲○齊侯為楚伐鄭之故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請會于

諸侯請會諸侯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宋桓公志輔齊霸請先與

齊侯相見見音現夏遇于梁丘齊桓公從宋之請故簡禮遇于梁丘○附秋七

月有神降于莘莘號地有神以聲與入接而降于莘○莘所中反惠王問諸

小教音

傳二十九傳二十九王陽明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

傳二十九

卷七

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饑邑矣

其時若苦羅之臧孫辰何曾無一諫耶

補注若新作但寬云作延廐不當云新也馬雖出入有時廐何妨農隙修之

同上夏鄭人侵許晉言趙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為變事也傳例益本此但左氏語意未備

張半菴大較天道亦與人事相應故

旁注戒事謂使民豫敬戒起王功之在

莊經三十年趙匡魯益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不復行爾孫復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鄆鄆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齊人降鄆者惡齊強齊且見鄆微弱不能抗齊之甚也

孫覺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為於喪滅之中能以節義自守故嘉之也

內史過周惠王問於內史之官名過者曰是何故也言神何故而降對

曰內史過國之將興凡國家將興盛之時明神降之必有聰明之神降於

其地監察其君德之厚薄將亡國家將敗亡之時

神又降之又有神明降於其地觀其惡也觀視其積惡之深淺故有得神

以興故有得神之福亦有以亡亦有得神之禍虞夏

商周皆有之四代之興亡皆有神異王曰惠王又問若之何將何道以處之

對曰內史過以其物享焉以神所出之物祭享焉其至之日此

以其物之義言當問神以何日降若甲乙丙丁之類亦其物也若以甲乙日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

王從之惠王從其言內史過往使內史過往以其物享神聞

號請命內史過至莘聞號請命及既祭而歸曰內史過號必

凶矣魏國有必虐而聽於神夫民神之主也號公虐民而聽命於神此以知

其必凶之兆矣神居莘六月神居莘地六月乃號公使祝應宗

區史囂享焉號公使大祝名應宗人名區大史名囂同往享神神賜之

土田神有賜號史囂曰史囂聞神之命而言曰號其凶乎號國

吾聞之以我所聞之言國將興國家之將興聽於民為政而皆

是民各有心而鬼神國家之將興聽於神虐民而

之主此國之所以凶神言神之為道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能正乎人而一者專一於聰明正直無有二心者也

依人而行善則降之福惡則降之禍神無號多涼德

私其禍福故依人善惡而行其何土地之能得言

多是薄德之事其何土之能得其何土地之能得言

張洽簡禮以議軍為傳二年晉 ○初公築臺臨黨氏先時莊公築臺臨

旅之事所謂定其滅號張本 交而後求者坎 掌下同 見孟任臺高故見黨氏從之莊公欲從 閔

侯來獻戎捷觀之 閔不從公 而以夫人言許之莊公許以孟 割臂盟公

也桓不務德而勤 孟任割臂盟 生子般焉孟任所生 雩講于梁氏雩祭天也

兵遠伐特敗稱人 講雩祭之禮于魯 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子般妹 圍人

傳三十三年 孫鑛處王宮蓋亦 大夫梁氏之家 犖自牆外與之戲留人名犖掌養馬者自牆外以襲

評死百滅損其家 子般怒子般見 使鞭之使鞭圍 公曰莊公謂 不如殺

財紓緩也傳言令 尹子文忠也 犖有力焉犖其有 能投

陳大士齊之伐山 蓋于稷門稷門魯南城門蓋覆也言犖能走而自投

以道險遠不欲煩 公疾莊公 問後於叔牙 對曰叔牙 慶父林

諸侯此正管子節 慶父同母弟故言其 問於季友 對曰季友

制之兵 莊經三十一年 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 公曰莊公告 鄉者牙曰

今又一歲而三築 述先時叔牙答 慶父林言慶父有 成季使以君命

臺妨農害民莫甚 公言鄉音向 慶父林君人之林 成季使以君命

於此皆書示訊也 傳說黨篋薛稱伯 時王所黜也 使鍼季酖之叔牙待命于鍼巫氏故使鍼季

王葆前年遠事山 氏鍼 使鍼季酖之叔牙待命于鍼巫氏故使鍼季

戎有恃勝危師之 飲之謂叔牙飲 則有後於魯國則死為汝立

道故柳而稱人今 於魯 不然若此 死且無後則誅死且 飲之叔牙飲 歸

以方伯而獻捷於 侯國有矜功失節 之耻故愧而稱爵 及達泉而卒達泉魯地叔牙 立叔孫氏叔牙之死不

百大圭二百四十 者豈止一年而已 世其祿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莊公 子般即位即

而此特書之者莊 公亟興王功屢見 災異故詳志之 次于黨氏次舍也舍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

之季何立故母乃也之礼出立友礼受而舍 後友視般欲象云註正義打般欲季非立子

劉炫曰蓋車蓋也如杜預 能投 折以 折以 折以

左傳卷七 二十四

傳三十一年

張半菴齊所得戎
捷即遺之魯則他
國可知但歸道經
魯以改躬來

凌雅隆齊大國且
伯主也即欲首誇
其功而寧不命一
使乃其屈己以請
魯廷哉必是齊侯
下脫使字

松旁注本注以警
絕句言天子見功
捷以威懼四夷

其經三十二年
呂大圭春秋因其

所書日月前後而知其是非如前年春夏秋皆築臺今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纘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矣陸淳季子息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其自卒以示無譏

張滄子般卒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早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禍也王孫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

傳三十一年

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共仲即慶父慶父因圍人犖被

音恭

成季奔陳

成季主立子般見

立閔公

莊公庶子於八年

歲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

所書日月前後而知其是非如前年春夏秋皆築臺今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纘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矣陸淳季子息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其自卒以示無譏張滄子般卒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早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禍也王孫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

者既書子般卒則知無若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

補注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高氏曰昭十一年傳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此齊穀也非魯邑且公雖感齊侯豈為管仲城邑乎且文十七年宣十四年盟會此齊穀也王元美桓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郵以堅其心又為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齊不敢先之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

吳梅村妖氣得人鼓舞即盛故號之請命而神居華者六月王元美民與神本自道但將與時神之氣結於民心離散而妖言惑人矣如梁武之好佛而公矣按周語載史過此言唯言夏商周

之與以皆有神異不言虞事謹于孔疏陳卧子以物事亦禳災之意穆文熙神之監人不應若此項屑史述所謂特世之所謂鬼物者耳至於號公請地則其失愈甚何得不凶而字箋祝詞贊

名者即今讀祝文之人宗謂祭時拂拭神主之人釋禮正論洒然申繻曰妖由人興史記曰神依人而行一語可謂要言不煩孫鑪涼德字在空亦是陳言呂種玉言鑪今倡婦與子弟燒香刺

臂始于此王陽明莊公既知犖不可鞭何難於犖而不即殺之以除外患而必以待子般乎是時子般方八歲耳固宜其及也經世鈔莊公子幼弟強立弟則非其情立子則有殺禍此一問最有

主意鍾伯敬叔牙雖殺無補後日閔公之禍恐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既薨慶父叔牙強盛雖季子之忠何能為故誅牙乃魯所以存慶父成敗所係友之大義滅

親所以為賢也按正字通云左傳注云鳩鳥名合鳩醜為一不知醜毒酒非鳥名然字典以為醜鳩通呂祖謙慶父叔牙一跡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

不暇非所謂道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王元美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祭不復管按慶父後為子孫氏叔牙後為叔孫氏季友後為季孫氏皆莊公庶弟即三桓也

傳三十一年

涂尚雀知此則慶父不當立後明矣淫國母而弑二君論者以為推親親之息欲同之叔牙則何以服叔牙也 邱維屏般既即位何不居朝廷而次于黨氏蓋孟在非聘般位未定此間便有成季危疑處在故般弑而成季亦奔也但魯未衰國人與成季同心故只得立閔公耳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八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楊士勛魯世家閔公名開世本作啟左辟漢具帝諱故為開也

魯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史記曰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周 惠王十

鄭 文公十

齊 桓公三十五年 ○管仲為政

宋 桓公二十

晉 獻公十六年 是

衛 懿公八年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六年卒而立文公

左傳評林卷七

吳曰元繼句讀

蔡 穆公十四年

曹 昭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宣公三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二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

楚 成王十一年 ○ 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經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 夏六月辛酉葬

我君莊公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 季

子來歸 ○ 公子友也是為季氏 ○ 奔陳 ○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非獲使

傳 元年春不書即位 ○ 亂故也 ○ 狄

人伐邢 ○ 狄伐邢在 ○ 管敬仲言於齊侯 ○ 進言於齊桓公

一傳 平林

二

閱經元年 孫執升奉簡書以從事使泗上諸侯莫敢不俯首蓋欲人聽命必思有以彈壓之管子伯畧只此具見一斑 增補合注桓公遣人救邢故春秋據實書齊人說者以為桓公緩於救患故貶而稱人非也程端學以事考

曰戎狄豺狼戎狄性貪如豺狼然不可厭也不可得

言狄既逞志於邢又將諸夏親暱諸夏中國也言中

○厭平聲諸夏親暱國有相親近之情

不可棄也不可棄也宴安酖毒酖鳥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

不可懷也不可懷也詩云舉小雅出車詩

豈不懷歸言將帥出征豈畏此簡書同

簡書簡書所載之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

以從簡書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從管仲

亂故慶父之亂是以緩十一月乃葬秋八月公

及齊侯盟于落姑閔公新立故與齊盟請復季友也季友去年奔陳閔公

名義功業盡我狄新立國家多難以季友賢故請齊而復之齊侯許之復季友使召諸陳

以下二十四字汪道昆言足見齊使人為魯公次于郎以待之公次于郎以待季友

意李箕翁是時相他書次季子來歸即公嘉之也公子友忠於社稷國人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齊大夫仲孫名湫來省魯國之難仲孫歸仲孫省

難未已慶父去年殺子般公曰齊桓公若之何而去

之言魯當以何對曰仲孫答難不已若慶父作將自

斃必將自君其待之言桓公姑公曰桓公又魯可取

乎桓公欲乘亂取魯對曰仲孫不可言不可猶秉周禮

補注齊人救邢傳齊桓救刑之緩王錫爵是時魯君幼稚慶父擅權季

之此盟多季子倚齊為歸慶計爾故既盟而季子來歸李應春秋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聖人必有深意

啖助公穀云是公殺入言宴安之禍甚於酖毒酖沈去

勞來諸侯之詩豈不懷歸言將帥出征豈所以不敢懷歸者簡書所載之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惡而相救恤之謂也蓋戎狄亂華人請救邢公穰狄所同惡簡書所載不過分災救患爾

傳元年補注劉氏曰去年十月子般卒則閔公立至今已三月亂亦定矣言亂不

得成禮非也且必若所云何以能朝

必疑

覆也上字者
復也上字者
復也上字者

子忠賢正其所深
魯國尚能秉執
周公之典禮
周禮所以本也
周公典禮所以臣聞
以請之伯主哉
必有深為公家計
者而史有所不及
知耳雖然莊公明
德之遠其祚宜永
亦天之不絕於我
魯也乎方省其難
而遽欲取之其伯
之不終固宜
補注落姑之盟雖
曰請復季友若出
公意然是時閔公
八歲爾哀姜慶父
專國豈欲季友之
歸者故陳氏以為
國人為之吳臨川
謂必魯之世臣告
於伯主請復季友

魯難而親之
言桓公其可先寧
親有禮
親睦之是親
而後枝葉從之
枯言禮亡則國亡
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
言其未可
君其務寧
因重固
魯國根本安重堅固
因
聞攜貳
攜離而疑
覆昏亂
昏迷而暴亂者乃可
覆音福
霸王之器也
上文四句皆霸王所用以成
其業故以器為喻
王音旺
錄
晉侯作二軍
周制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覆
滅宗國魯莊公十六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侯遂從小國之制
今始作二軍
公將上軍
獻公自
太子申生將下軍

也
同陳氏曰凡次
不書舊說非是
同陳氏曰傳釋
大夫恒書名於是
特書族吳先生曰
書氏而不名者魯
人以兩臣之禮接
而不以見君也
經世鈔淫母后弑
君兄接踵不絕猶
謂之秉周禮乎然
借此以存魯為說
甚好
補注魯大國非譚
遂之比雖內亂猶
入焉桓公左以救
邢為功豈遽萌取
魯之意葉氏曰魯
可取以下乃後世

又使太子
將下軍
趙夙御戎
夙趙衰兄為
畢萬為右
畢萬魏
為獻公
以滅耿滅霍滅魏
所滅三國皆姬
還
滅三國
為太子城曲沃
先是莊公二十八年使太子居曲沃
蓋未脩城至是始為之增築
為去
聲
賜趙夙耿
地賜趙夙
賜畢萬魏
地賜畢萬
以為大
夫
使一人食耿魏之
士為曰
士為見其事
太子不得
立矣
太子申生不得
分之都城
分之以曲沃
而位以卿
將下軍故曰位以卿
先為之極
先為太子
又焉得立
又安得復立為後蓋天下事未極則有增
已極則無以復如此必然之理
焉音煙
不如逃之
為太子之計不無使罪至
身則無所逃
為吳大伯
伯
如逃位以避禍
周大王之適長子知大王欲立王季遂讓位
適吳卒享令名欲使申生為吳大伯之事
不亦可

左傳卷八

四

附益之辭其說是也

胡寧不稱齊侯使

仲孫又書曰來譏

之也問魯可取者

齊侯之心俟其自

斃者仲孫之策故

而譏之以其猶曰

務寧魯難而親之

是以書字春秋舉

法有輕重若又不

書字則當時假有

勸齊侯因亂以取

其國者則無以貶

之矣

經世鈔務寧魯難

主意在此

陳傅良晉侯作

軍外改制不書今

乎不亦可以

與其留晉以

及於禍也

疵之

何恤乎無家

則不必以無

天若祚太子

言天若

心苟無取

苟無取

與其及也

猶有令名

猶有遜讓

晉國之

且諺曰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且諺音

也 附見猶有令名例 句又歌語 經世鈔為吳大伯 此是申生上策只 以貧位不能為此 士為老賊却能見 及此理不獨知機 而已 同上與其及也以 上十句俱四字一 句一意一字一轉 何等靈動適韻今 人學四字句者但 有板滯耳 孫鑛萬盈數二句 似童稚語何遽為 符耶 沈澤氏既述下優 之言又載畢萬之

萬國親諸侯 公侯之子孫 必復其始 言其 亦公侯之卦 高之子孫 必復其始 子孫 為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經二年辛酉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人迫而遷之 無傳陽小國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祫 因是太祭以饗昭穆謂之禘此言吉禘以見莊公祭 制未闕而亟行吉禮又不於大廟蓋深譏也 禘天 子之禮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故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又曰吾不欲觀之矣 秋

八月辛丑公薨 實弒書薨又不 地者史策諱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 于邾 哀姜外淫故孫稱姜 孫音遜傳同 公季慶父出奔莒 弒閔 是為 孟氏 冬齊高子來盟 無傳蓋高奚也齊侯使來平 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 魯難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 不書各子男子之美稱 十有二月狄入衛 昔入衛

經見萬之所以起其地 魏者天授非人力也 宋君翊合讀敬仲 奔齊篇知陳氏及 趙魏之興後來晏 嬰請繼室于晉與 叔向語一曰齊其 陳氏一曰政在家 門相對致慨此左 傳線索處 毛晉震為七以下 如漢郊祀三言詩 閔經二年

成其意不禁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上 齋賊公子武闞 止其所為 共仲即慶父賊殺也宮中小門曰闞武闞小門各蓋 慶父知下上齋怨公傳而併怨公故使之殺公子武闞 取者如此非有與 滅繼絕之心也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傳二年 錄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犬戎西戎之別 舟之僑曰 見虢敗戎而言 無德而祿 虢公無君人之德而享天祿蓋 敗戎斥地必有所獲故總言祿 殃也 取殃咎 殃將至矣 殃咎將至 遂奔晉 舟之僑奔 晉以避禍 夏

吉禘于莊公 見經 速也 未服闋而吉 禘大速也 初公傳奪上 齋田 先時閔公之傳奪魯大 齋田 齋音蟻 公不禁 閔公即位年八 歲知愛其傳遂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韋下同

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備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鄭玉弑君之賊討則書葬慶父雖盜不以賊討猶不討也高閔先書公薨而繼書孫祁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弑公也程子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王保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春秋內外大

避慶父共仲奔莒慶父殺般又弑閔公國人亦與故出奔莒乃入立之季友僖公入魯季友許賂莒人以求慶立之為君以賂求共仲于莒父按僖元年莒人來求賂之也莒人歸之莒人以慶父歸魯及密慶父歸至魯之密邑使公子魚請公子魚奚斯也慶父使奚斯請免其死不許僖公不許哭而往公子魚難共仲曰慶父聞其哭而言曰奚斯之聲也識奚斯之聲而解其乃縊慶父乃自縊而死蓋慶父之罪雖重季友推親親之息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聽其自閔公此推原閔公之所出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乃哀姜之姊叔姜曰叔姜者之故齊人立之人欲立其所出叔姜齊女故齊人欲立其所出共仲通於哀姜慶父私通哀姜欲立之哀姜欲立之哀姜通于慶父故與知閔公之死也閔公於哀姜之被弑而哀姜與知之哀姜通于慶父故與知故孫于

問謂在氏居社之間

夫天者莫過于子故皆以子稱也傳二年論語集注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王元美禘禮當行於大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太廟群廟

邾哀姜懼討故出奔邾內奔曰孫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齊人取而殺之于夷夷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以哀姜之尸歸齊蓋齊惡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成季之將生也桓公將生時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此以下皆楚丘楚丘之父以龜占其吉凶曰此以下皆楚丘曰之子其名為友既生當在公之右凡用事在公間于兩社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延執政所在季友當間廟其中為公室輔為魯公室季氏亡則魯不昌季氏之乾乾下離上大之乾乾下乾上乾此之卦曰同

左傳評林卷八

二十六

之主而就其公以行禮乎則為屈尊從卑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禮樂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議矣

穆文熙季友始煇叔牙繼殺慶父立二君以存魯之社稷魯誓古大臣之功曷以加此後人狂於平子逐君僭禮併季友之功沒之類指而目之曰季氏是不講於春秋毋相及之義矣經世鈔或謂長桓討也觀齊殺哀姜亦可見行賂有不

復于父此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大有乾宜歸敬如

君所乾為君人之敬季友與及生及季友生有文在其手

日友蓋季理自然成文字遂以命之名曰友

十二月狄人伐衛狄禍自邢及衛此管仲所謂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也衛

懿公好鶴懿公平時喜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也懿公好養鶴以大夫

夫車寵之將戰至是將與國人受甲者皆曰凡國人

余焉能戰我平時不得君之寵祿安公與石祁

子决决玉决公與石祁子玉决與甯莊子矢又與甯

使守使二子守國曰以此贊國以决斷禦

取禦難取决斷之義使守守去聲下同曰以此贊國難之義贊

可非者此類是也助衛經世鈔聽其自謚不顯戮之失刑矣立後甚矣擇利而為之擇其利國家者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懿公又

與其夫人取文章順序之義曰聽於二子使夫人聽命於渠孔御

戎渠孔御衛子伯為右為衛侯黃夷前驅前驅先鋒

孔嬰齊殿殿師後殿反禦也傳言衛侯失民有素戰

于熒澤熒澤河北地名衛師敗績民不樂戰故遂滅衛

去其旗師之耳目在旗衛懿公既是以甚敗是以甚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華龍滑禮

二人曰即華龍滑禮我大史也我衛

實掌其祭實掌衛國不先夷狄畏鬼故恐之

唐武氏且不願其太秦言若不使我先往

親子况姊妹之子乎

穆文熙哀姜通於慶父與謀殺君罪不容誅魯不能殺桓公為取而殺之

按或云楚丘之父上人名非父母之父不知孰是穆文熙魯之仲子有文在手曰魯魯夫人成季亦有文在手曰友是何魯之多奇也

神國不可得也

鬼神不祐則衛國不可得也

乃先之

乃使二人多先歸自神至

則告守

二人至衛則告于大夫之守國者

曰不可待也

言狄師盛強不可坐而待

夜與國人出

二子信其言不敢固宗故乘夜與國人出奔

狄入衛

狄乘入

遂從之

衛人又敗諸河

衛將東走渡河初惠公之

即位也少

齊人使昭伯

烝於宣姜

昭伯惠公庶兄

昭伯烝

伯使烝之

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昭伯強之

齊人強昭

文公為衛之多患

先適齊

先適齊以避衛難

及敗

宋桓公逆諸河

衛女嫁宋桓公故

宵濟

夜渡河

也

多危不自安

為去聲

為去聲

所敗

宋迎衛敗衆于河

宋迎衛敗衆于河

宋迎衛敗衆于河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見衛之君臣皆盡所存不多

蓋之

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

共及勝皆衛別邑

立戴公以廬

于曹

曹衛下邑戴公名申懿公戰死故立戴公權許

許

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衛風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力

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言志

言志

戊曹

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歸

歸

公乘馬

歸遺也四馬曰乘

祭服五稱

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五牲各三百事所以與門

與門

歸夫人魚軒

遺衛夫人魚軒之重

重

錦三十兩

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

鄭人

王元美衛之見滅非特懿公好鶴以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亡形已具而懿公又重之故狄人一至于而遂漁然散去不支耳春秋所以止書人而不言滅也

王季重懿公之臨患肇畫亦無捍禦守備之畧安得不敗

按王震左翼本敗績下有懿公死焉四字傳文有注曰四字用史記補楊慎衛懿之失民如此即去其旗是

救於敗乎

劉懷怨齊人使昭
伯丞宣姜生文公
竟以有衛稱賢君
焉則聖賢果不係
於世類也然非禮
甚矣

李堂道懿公其時
適有宋桓之賢婦
與齊桓之賢伯故
得安於勝之民處
曹邑而復造定之
方中之業不則盡
為狄俘矣

按兵車一乘以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為常制今言
車三百乘甲士三
千人則每乘甲士
十人也故注曰異

惡高克

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使帥師次

于河上

使高克將兵禦狄久而弗召弗召使歸師潰

而歸

高克身惡衆散故懼罪而奔陳鄭人為之賦清

人

清人鄭詩刺文公退臣錄晉侯使太子申生伐

東山臯落氏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赤狄之里克諫

夫諫獻公曰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言太子奉國

社稷之粢盛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盛上咨下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君之厨膳

則太子朝夕視之蓋太子有視膳之禮故曰冢子

君行則守

君有朝會征伐行役之事則有守則從

大臣守國

則太子從君從曰撫軍

守曰監國

太子守國號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

為將者專行謀退之謀誓壹旅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國君與執政大臣所圖謀之事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

帥師為將者在制命則不

威

若太子帥師稟君之命而後專命則不孝

制命令

則失子故君之嗣適故國君之嗣嫡不可以

帥師

不可使君失其官使太子專命則君帥師不威

必無威重之理

將焉用之二者皆不可君將安且

臣聞

且如臣臯落氏將戰晉兵接戰君其舍之

公使捨

太子勿使將○舍音捨下同獻公曰

左傳平林公

卷八

於宣

孫鑽里克諫正論
然文却平

宮東萊里克告父
以慈生子以孝其

處父子之間可謂
至矣其後驪姬殺

用生之謀已成憚
克而未敢發使復

施以言動之而克
乃曰吾其中立乎

夫而及之下不容
足克守前術而應

後勢宜其敗也
陳卧王克恐太子

軍敗得罪則必見
廢故陳悉利害以

說獻公使勿令太
子將也此段凡五

轉筆力極其變化
寡人有子言我有子不特一人未知其誰立焉未知其立誰為太子蓋微示里

申生之意里克不對不對而退里克不對見太子里克見太子太子

曰太子問里克吾其廢乎太子亦揣知獻公將廢已故以此為問對曰里克

告之以臨民使主曲決是告教之以軍旅使將下

不共是懼言太子當以任大夫責重何故廢乎共恭

且子且為人懼不孝所懼者無懼弗得立失孝道

脩已而不責人尤於人則免於已音紀

太子帥師太子將上軍公

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蓋獻公為此

佩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狐突御戎

先友為右先友為大梁餘子養御

先丹木為右先丹木為羊舌

大夫為駟羊舌大夫叔向先友曰先友為太子車衣

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在此行也

子其勉之使太子勉力偏躬無慝分身衣

兵要遠災握兵之權要可以親以無災有偏衣

又何患焉言太子又何狐突歎狐突為太子御

曰言曰時在天事之徵也事之徵應可衣在身為

身之章也身之文章可佩在腰衷之旗也中心之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謂君若敬太子之事則賞

向背

之地而聽其立焉
則上順乎親下友也
於弟而身享讓國
之譽即太伯不是
過已何至有新城
之禍哉見幾不早
以致自斃何其愚
也

王臣里克之對太
子似是而非克既
聞未知誰立之言
當明告太子豫為
成謀乃及其言曰
何故廢乎狐突輩
君意未顯而猶測
之里克君意既彰
而竟隱之亦何取
此與子言孝之空
言乎其後惠公殺
里克不責以中立

禍太子致亂晉國而貴以弒美齊卓子為失誅矣

滙參主意在不可說落

李九我揣摩晉事若符左契

楊慎先友之見不及狐突子養罕夷丹木遠矣

孫鑣諸大夫各出議論始如送行文

字甚有態着色但文多四字稍覺方

拙同上本是不好却令人說好起

同上狐突尊行也故其論最深而盡

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若服太子之身則當用其衷

則佩之度謂君若用太子之中心則當佩之衣以得士君子之常度今命以時卒

今命太子以冬十月二月卒歲之時闕其事也闕盡其事也非所謂敬○闕衣之衣

服衣太子衣雜色之衣遠其躬也謂服○遠去聲下

佩以金玦佩太子以金為玦棄其衷也舍棄其中也非所謂用服以

遠之不衣之純是時以闕之不命以始是衣涼衣之

則有涼冬殺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寒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離如

環而缺離不相連屬胡可恃也言四者皆無溫潤無一可恃雖欲勉之勉力

以從狄可盡乎東山之狄可得梁餘子養曰梁餘子

軍御故聞帥師者凡帥師者為將者受命於廟告于宗廟而受

服於社宜于社而將受有常服矣為將自有常服不

獲而衣不獲韋弁之常服命可知也君命可知也死而不

孝雖死而使父有殺子之名猶為不孝不如逃之不知逃奔作罕夷曰

罕夷將下軍故亦曰衣奇無常衣雜奇怪非常金玦不復剛夫

離不復離之象雖復何為雖復國亦何所能為君有心矣言獻公有害

先丹木曰先丹木為下是服也是偏衣之服也狂夫阻之言

狂夫猶曰盡敵而反此曰字舉獻公命申生之敵可

盡乎言狄可得雖盡敵雖使如公之猶有內讒猶有

二五在內之讒譖不如違之不如去之狐突欲行狐突欲以

羊舌大夫曰羊舌大夫為不可言太子違命之命

羊舌大夫曰

不可

王季重子養罕夷

當以子養為高

穆文熙諸帥之見

意可知也

此入腹

王荆石此段原始

要終洗發獻公心

曲最透

譚友夏當時偏衣

金玦疑亦出驪姬

之意

按禮王制宜社注

引爾雅云起大事

動天眾必先有事

乎社令誅罪得宜

又品字箋云祭之

以求福宜故謂之

宜

以死要之死者非
正也
增補合注狂父指
獻公阻遠隔也

汪道昆內寵以下
四者致亂之本自
古皆然而人鮮有
悟之者蓋其情有
所溺矣

李卓吾狐突直陳
時事極切當而太
子猶不悟信非智
士

附見此文只為申
生死孝張本故孝
字一篇眼目

不孝於父棄事君不忠於君雖知其寒雖知

惡不可取然而不孝不忠子其死之言太子何不

太子將戰夫之言與狄死戰狐突諫又諫曰不可

昔辛伯諗周桓公事在桓十八年云內寵並后內

外寵二政外之寵孽專璧子配適能廢庶子

亂之本也四者致周公弗

從弗從故及於難故為莊王所今亂本成矣今晉

孝而安民全身為孝不子其圖之太子當圖與其

危身與其危身於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成風

鍾伯敬季友以賢
定社稷即成風不
以信為屬友必以
次平之而左氏特
以其立為屬之之
故恐失古人之意
補注乃事之黃先
生曰事如孟子事
之以皮幣之事後
言敬羸廢而私事
襄仲義亦與此同

聞成季之繇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聞於楚丘

成季立之傳言季友立僖之元年魯僖公即齊

桓公遷邢于夷儀邢困於狄故齊桓二年僖公之封

衛于楚丘衛為狄所滅故齊桓邢遷如歸齊桓具邢

衛國忘衛國被齊安集之錄附衛文

公大布之衣衛文公名燬戴公之弟大帛之冠太帛

務材務蓄材木以立門訓農訓

通商通達商旅惠加惠百工賴

勸學勸勉為授方授百事任能任才能元年革車三

田田力穡穡通商通達商旅惠加惠百工賴

三千其得文公之所為致富之本矣

十乘

衛文公以此冬立則元年當在僖公元

季年乃

三百乘

季年乃僖公二十五年也傳言衛文公能招懷離散及其末年乃致十倍之富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八

戊子十月念九講了

